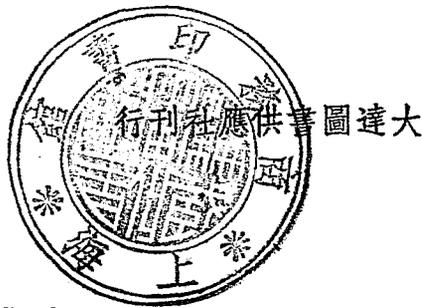


曾文正公  
 大事記  
 治兵語錄

足本大字



tt 9m.532

8064



3 2173 5766 8

## 序

愛新氏奄有中原，其能歷二百餘載而始亡者，非滿人之力，而實漢人之功。若湘鄉曾國藩氏，其尤著也。曾氏之學問、文章、道德、氣節、政治、軍事，皆冠絕一時，不特爲有清一代所未有，三代而下，除武鄉侯、范文正、王荊公、王文成數人外，殆無與匹。雖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眼光視之，事虜以殘殺漢人，誠不免有所譏，然在五十年前忠君之主義下，則固絕無瑕疵。孟子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其論其世也。湘鄉之時，猶未有民族主義之說，而清之占有中原，已歷二百載，正大一統之世；湘鄉固祇知普天率土之義，抱忠貞勿貳之心，無所謂漢與滿也。其抗太平天國也，亦固其義理之所當然。故其一生之事業功名，燦爛乎天下，昭耀乎百世，莫之能掩，而亦無可爲疵也。且湘鄉一生事業，不獨關係於太平天國與滿之存亡，而其影響於後世者，亦至深且鉅。蓋不獨軍事彪炳寰區，而其言行，亦足可垂教於後，使人聞風鼓舞，攘利不先，赴義恐後，而以身許國之忱，效死

勿貳之志，百折不撓之氣，小心翼翼之恭，事事皆足使人有所感，有所起，卽其用人之道，治軍之方，愛民之心，潔己之忱，亦足爲後人矜式。固不問爲君主，爲民主，更不問爲舊時代，爲新時代也。李鴻章、曾國荃於湘鄉沒後，特編大事記一集，凡湘鄉一生勳績，無不網羅。閱此不特可知湘鄉一生之事業，而其去取出處辭受之間，亦一覽了然。至當時之國勢民情，朝廷政制，太平天國之情形，更瞭如指掌。是誠覘近世史者一大史料也。周雲君近以新式標點將此書句讀，刊以問世，囑序於予，因書其端，使知此書不僅記湘鄉一生之學問事業，而五十年間之國勢政制，亦可於此得之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日春暉閣主

# 曾文正公大事記

太傅曾文正公諱國藩，字濬生，原名子城，字伯涵，先世居楚之衡陽。國初有名孟學者，始遷湘鄉之犬界里，遂爲湘鄉人。孟學生元吉，元吉之仲子曰輔臣者，公之高祖也。輔臣生竟希，詰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詰贈一品夫人。竟希生玉屏，字星岡，是公王父，初封中憲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王氏，初封恭人，累贈一品夫人。曾氏自明以來，世業農，積善孝友，而不顯於世。星岡公少時，喜任俠，已乃折節下士，嘗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者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帽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于從事。吾所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類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備保任之入而餉，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其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徵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于祖考，故獨隆于主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缺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姪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侯望吾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于巫醫僧徒，堪輿、易命之流，吾屏斥之，唯恐不遠。舊烟窮乏，遇之唯恐不墜。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下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咸好，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常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詞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

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器，其道一耳。津梁道路，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之，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星岡公生子三子，長曰竹亭，諱麟，書累封光祿大夫，公之父也。仲曰上臺，早卒。季曰曠，雲，以公貴。竹亭封翁，生子五人，公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浦，次國葆，字事恆。封翁積苦力學，久困于學政之試，徒步囊筆，以于有司。年四十三，始補縣學生員。事星岡公以孝聞。星岡公生平督子最嚴，往往親人廣衆，壯聲呵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繩其子。竟日嗚嗚，詰數愆尤。封翁屏氣負牆，踉蹌徐進，愴色如初。星岡公晚年病痿痺，動止不良，又瘡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額而已。封翁朝夕恭敬，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星岡公雅不欲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益數，一夕六七起。封翁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又如之。聽于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渡，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汗，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且則曠雲入侍，奉事一如封翁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汗襦袴澆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衡輿，遊戲庭中，各有常程。病凡三載，封翁未嘗一日安枕也。妣江太夫人，同邑江浦縣女，事舅姑四十餘年，膳饌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江太夫人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誕公子白陽坪里第。是時竟希公年七十矣。忽夢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首屬于梁尾蟠于柱，麟甲森然，不敢逼視。竟希公驚寤，已而公生。年十六，應郡縣試，旋取廩生。道光十三年，學使岳鎮南按臨，補縣學生員。明年甲午科鄉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時年二十四。座主爲徐雲瑞，許乃安，房師爲張啓庚。道光十八年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座主爲穆彰阿，朱士彥，吳文鎔，廖鴻荃，房師爲季芝昌。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進呈擬一等第三名，宣宗拔置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子散館，二等第十九名，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國史館協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六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六月詔以公爲四川正考官，趙楫副之。七月，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回

京，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侍班于文淵閣，觀經筵大典。五月，召見于勤政殿，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轉補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會試，充第十八房同考官。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謝恩，召見。十二月，補日講起居注官，充文淵閣直學。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記名。遇缺題奏，賞大卷緞二件。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謝恩，召見於勤政殿。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七月，公弟國荃補縣學生員。十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殿試讀卷大臣。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公弟國荃補廩膳生。九月，充稽察中書科事務。道光二十九年正月，詔授禮部右侍郎，謝恩，召見，上嘉勉焉。三月十四日，值班，召見。三十日，又召見。每有奏對，上輒嘉賞。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升遐，文宗嗣位，咨以郊配廟祔大禮。公具疏條陳，上嘉納之。二月，內賜遺念衣一件，玉珮一事。三月，應詔陳言，奉旨獎許，舉行日講事宜。四月，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又派朝考閱卷大臣。五月，禮部投試優貢。六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充朝考拔貢閱卷大臣。七月，公弟國葆補縣學生員。八月，召見，詢以工部職務，奏對稱旨。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九月，充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寶大臣，禮畢，加二級。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咸豐元年三月，疏陳簡練軍實，以裕國用。召見嘉勉。四月，上敬陳聖德一疏，語多切直，朝士皆憂其獲譴，及優詔褒答，一時稱盛事焉。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八月，充順天鄉試搜檢大臣。十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沈兆霖副之。試竣，覆命召見。十一月，監視郊壇開工。十二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奉旨交部議奏。監視嘉陵隧道開工。咸豐二年正月，兼署禮部左侍郎。二月，隨扈，謁嘉陵。三月，疏請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上嘉納之。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又派恭送太廟冊寶大臣。四月，以宣宗升配，恩加一級。六月，詔以公爲江西正考官，謝恩附奏試竣回籍，硃批允之。七月，行次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葡萄酒喪。八月，抵家。九月，葬江太夫人。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圍攻三閩月卻之。十月，解園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陷岳州。十一月，

陷漢陽。十二月，陷武昌省城，巡撫常大淳等死之。大江南北，土匪蜂起。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曰：「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欽此。」公以奉諱回家，不宜與聞軍事，草疏懇請終制。方發使就道，適庶吉士郭嵩燾至，力勸公出。公弟國荃亦贊之。于是始治兵于長沙，命羅澤南、王鑫等領湘勇三營，仿明戚繼光東伍成法，逐日操練，是為湘軍創立之始。咸豐三年正月，編查保甲，設發審局。一時巨奸大慝，多被誅戮。盜賊屏息，莠民多改而從善。遠近大歡。遣劉長佑、李輔朝、王鑫、魏、劉、常、李、陽、士、匪、賊、聞、風、驚、清、羅、澤、南、討、衛、山、土、匪、破、平、之。奉上諭：「封疆大吏，翦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著該署督撫等，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欽此。」粵匪洪秀全、葉武昌劫衆東下，男婦數十萬人，舢舨蔽江。疊陷沿江郡縣。十七日，陷安慶省城。二月初十日，陷金陵，據為僞都。將軍祥厚、總督陸建瀛等死之。欽差大臣向榮追師駐金陵城外，號江南大營。詔授江忠源為湖北按察使，飭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會湖北崇通兩邑土匪大起，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忠源遂率師而東。三月，詔以駱秉章署理湖南巡撫。時永桂以上會匪充斥，亂者紛起，每警報至，公酌量緩急，分營往捕。議定，即傳檄促行。遣左右料簡軍裝火藥，軍行無贖兩日者。所至捕斬首惡，搜查餘黨，數日而定，鄉里晏然。四月，江忠源師次九江，值安慶再陷，賊船上犯湖口。忠源偵知賊所向，即日問道馳赴南昌，部署略定而賊至。忠源告急于湖南，公檄江忠淑由瀏陽赴江西，朱孫詒、羅澤南等由醴陵繼進。另派鎮鎮兵千人，令夏廷楹總統之。會朱孫詒有違言，湘營無統帥，郭嵩燾說孫詒率所部以行，嵩燾因亦隨行。是為湘軍出境剿賊之始。六月，公疏荐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請破格超擢。奉旨：塔齊布賞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用。七月，湘軍抵南昌，南昌城外賊壘，惟文孝廟數座。官軍屢攻不能克，日有死傷。郭嵩燾偶獲賊諜訊之，則賊皆背居文孝賊壘，環三面築牆，而虛其後，專以翼蔽賊舟而已。嵩燾因獻議曰：「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風，可數百里。賊舟瞬息可達，官兵率由陸路躡之，其勢常不及長江數千里之險。」

遂獨爲賊所有。且賊上犯以舟楫，而官軍以營壘禦之，求與一戰而不可得，宜賊勢之日猖也。忠源大慙之，即日具疏請飭湖南湖北四川仿照廣東施器船式，各造戰艦數十，飭廣東製備礮位，以供戰艦之用，並交會國藩管帶部署奉旨允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八月，公疏稱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數，數月以來，巨案迭出，即日移駐衡州，就近調度。蓋提督鮑起豹與公時相齟齬，營兵與湘勇斷斷不和，至有械鬪之案。衡州之行，所以避之也。公既至衡州，衡陽廩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見器之，又調湘陰外委楊載福至，並令幫辦弟國葆營務。國葆力荐彭楊之才，當任一軍，不宜屈爲幫辦。公方謀治水師，乃檄二人各募水勇，領一營。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南昌解嚴，賊陷九江，府分股竄湖北。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師潰于田家鎮，江忠源聞道馳援，戰不利，屯廣濟。逆賊趨武昌，詔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文鎔公座師也。聞警急馳赴鄂，而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擾德安，南及興國岳州戒嚴。公與湘撫駱秉章籌辦防堵，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奉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爲扼要。若稍有疎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會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撥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吳文鎔等會合剿辦，力遏賊鋒，毋稍延誤。」欽此。十月，奉上諭：「會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勦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欽此。吳文鎔屢請援師，朝廷以武昌萬分危急，趣公督帶兵勇礮船，馳赴下游會剿，以爲武昌策應。公疏稱武昌聞已解嚴，臣暫緩赴鄂。又言該匪以舟楫爲巢穴，欲加攻剿，必以礮船爲第一要務。臣擬在衡州試辦，俟有頭緒，卽親自統帶馳赴下游。奉硃批：「所慮甚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欽此。」江忠源疏請飭公以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奉上諭：「湖北情形緊要，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留勦賊，著會國藩帶楚勇六千人，酌配礮械籌雇船隻，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面賊船。」欽此。江忠源回軍漢陽，詔授忠源爲安徽巡撫，並諭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安慶已爲賊踞，議建廬州爲省會。忠源受命，力疾北趨廬州。十一月，奉上諭：「宋晉奏：『會國藩鄉望素孚，人樂爲用。請飭挑選練勇，雇兌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

擊。」等語。現在安徽逆匪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殉難，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攔截進剿。任令朕從往來自如，該侍郎前奏亦曾慮及。著即趕辦船隻，並率前募勇六千，由洞庭湖駛入大江，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欽此。」公疏稱：「籌備水陸各軍赴援安徽，而船廠未齊，須俟購買洋礮廣廠千尊解到，乃皆成行。」又請設立水路糧臺，奉硃批：「現在安徽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已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于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公疏稱：「餉乏兵單，成敗不敢必。與其將來毫無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意畏不前之罪。」奉硃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欽此。」常寧土匪攻陷縣城，連陷嘉禾藍山二縣，遣弟國葆及儲致躬討平之。十二月，疏稱：「衡永郴桂尚有會匪餘黨，實為湖南巨患，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奉硃批：「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剿辦。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賊陷廬州府，巡撫江忠源死之。咸豐四年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鎔戰歿于黃州，武昌戒嚴。奉上諭：「此時惟曾國藩統帶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為緊要。該侍郎應能深悉緊要情形，兼程赴援。欽此。」初，公在衡州創立水師，前無成法。每詢廣東員弁及長年之人，能行船者，周咨博采，屢更其制。後乃稍仿廣東拖罟快蟹長龍之式，增置槳座，命守備成名標監督之。另檄廣西之同知褚汝航夏鑾等，分設一廠于湘潭。既成軍，邀長沙黃冕觀之。冕獻言曰：「吾出入兵間十餘年，所見軍容整齊，無及此者。然長江千里，港汊紛歧，賊船易于藏匿。江南小戰船，曰「三板」者，每營請添十號，以備搜剿港汊之用。」公大聽之，即日改定營制，每營置快蟹一營，官領之。長龍十，曰正哨，三板十，曰副哨。快蟹

藥工二十八人，槽八人；長龍槳工十六人，槽四人；三板槳工十人，每船另置礮手三人，鎗長一人，頭工二人，柁工一人，副柁二人。水師之制，于是大備。公既開江，忠源、吳文鎔相繼殉節，乃經營東征，募水師五千人，以褚汝航爲總統，而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等分領之。又募陸師五千人，以塔齊布爲先鋒，而周鳳山、傅啟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及弟國葆等分領之。始設立八所，曰文案所，曰內銀錢所，曰外銀錢所，曰軍械所，曰火器所，曰偵探所，曰發審所，曰採編所，皆委員司之。齎米煤鹽油，及軍火器械，載民船百數十號，一行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千餘人，軍容于斯爲盛。二月，賊陷岳州府，遂由湘陰趨靖港，陷寧鄉，略乘章遣王鑫敗賊于喬口，公舟師次長沙。遣弟國葆及儲玖躬、趙煥聯等分途攻剿，玖躬破賊于寧鄉，追北陣亡。賊大奔潰，遣舟師追擊，走之。時貴州候補道胡林翼應前總督吳文鎔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行次金口，聞文鎔已歿，賊舟上犯，阻隔不能進。公急調之回湖，咨商略乘章，支給餉糈。胡林翼以一軍從公剿賊自此始。奉諭：「據青麈奏稱，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員胡林翼隨同前來，現復退往上游，賊船飄忽上竄，急須出其不意，順流轟擊。該侍郎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金口，著曾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毋稍遲延。」欽此。公疏陳胡林翼未能赴鄂之由，且稱：「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旋檄林翼剿崇陽通城土匪。又令塔齊布往助之。官軍既克湘陰，賊之在岳州者全數遁去。三月，公至岳州，搜捕西湖餘匪，巡撫駱秉章疏請留公暫緩赴鄂，奉硃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尚有多賊，曾國藩礮船原爲肅靖江面，但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留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待事竣，緩緩北上。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爲是。」曾國藩素明大義，諒不至專顧桑梓，置全局于不問。北重于皖鄂，南重于楚南，此不易之事也。欽此。又奉寄諭：「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師一軍，倘涉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即以剿賊重任畀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遙制。」欽此。先是公派陸軍由崇通剿賊，冀以次第盪進，援武昌，而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既至岳州，遭風撞損礮船，而王鑫之軍抵羊樓司，遇賊潰回，賊乘

勢上犯。公弟國傑及鄧壽璋、楊名聲等營皆潰退入城。賊攻城甚急，公檄舟師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因上疏自劾，奉上諭：『會國藩奏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會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管帶師船，迅速攻剿，克復岳州，卽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遲誤。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所統各勇，爲數過多，旣須剿辦，匪又須搜捕，土匪卽如所奏，有撥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旣不能周，勦捕自難得力。一有敗衄，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靖江面，專恃此軍。會國藩初次接仗，卽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事禮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會國藩以在籍紳士，東顧湖南，不爲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欽此。』先是公在衡州，奏請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入祀鄉賢祠，部議革職。至是奉旨改爲降二級調用。胡林翼敗賊于上塔市，塔齊布敗賊于河坪。公因長沙戒嚴，檄胡林翼塔齊布回湘助防。賊踞靖港，分股由寧鄉陷湘潭，遂于湖水上游掠民船數百，豎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率師赴援，大捷于湘潭，斬馘數千級。四月初一日，公遣楊載福等率水師助剿，復會陸軍大破之。初二日，公親督師邀擊賊于靖港西南，風發水勢迅急，爲賊所乘。公自投于水，左右救之獲免。而是日水師之在湘潭者復大捷。初三日，水師焚賊船淨盡，塔齊布諸軍復獲大勝。初五日，克湘潭縣。自粵逆反亂以來，此次始受大創，官兵亦稍能自奮，人人有殺敵致果之心矣。公回長沙，重整水陸各軍，因言謂：『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拚敵，祇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師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用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而引諸葛公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求已過。又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鄉人，同履危亡之地，諸君之初從我，非以利動也。故于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其弊亦由于此。』公奏湘潭靖港勝負各情，並上疏陳罪狀，自劾。奉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會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散。據會國藩自

諫從重治罪，實係各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卽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勦賊，帶罪自效。湖南提督鮑超豹，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疊次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提督有統轄全省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實屬大負委任。鮑超豹着卽革職，所有湖南提督印務，卽著塔齊布暫行署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統籌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祇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深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尙不難轉敗爲功。目下楚北賊從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卽飭水陸各軍，速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欽此。」五月，公疏稱：「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竣，卽星夜遣征，誓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以贖遲延之罪。」奉上諭：「曾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軍修戰船，既據奏稱已可集事，則肅淨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勦賊之任。著駱秉章卽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曾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欽此。」是時，湖南郡縣如岳州、華容、常德、龍陽等城，多被賊陷，而湖北之賊由宜昌、枝江、松滋入太平口，與西湖賊合，連陷澧州、安鄉等城。兩湖糜爛不堪，湖北巡撫青麐，糧盡棄城，走長沙，賊入武昌，據之。詔誅青麐于荊州，以楊霽署湖廣總督，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起，先遣褚汝航率礮船四營當前敵。陸師亦分三路，以塔齊布爲中路，駐新牆、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東路趨崇德。賊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併力守岳州。公檄羅澤南、周鳳山等，助攻岳州。塔齊布破賊于新牆，水師破賊于南津港。七月初一日，官軍克復岳州府。捷聞，奉上諭：「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掃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護船陸勇，終恐未可深崇。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蹤業就肅靖，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卽著塔齊布會同曾國藩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搗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欽此。」官軍破賊于城陵磯，乘勝逐北，值南風大

作，師船不能回營，爲賊所乘。褚汝航夏變陳耀龍何鎮邦諸殿元等，前後戰歿。塔齊布破賊于搆鼓臺，擒賊酋曾天  
養斬之。羅澤南破賊于城陵磯，水師毀賊船幾盡。公疏稱岳州四次獲勝情形，奉上諭：「塔齊布曾國藩自帶兵以  
來，既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勝而驕，總宜于安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欽此。一七月初三日，塔  
齊布等率陸軍，會李孟羣楊戴福等水師，盡平燬沿江兩岸諸賊壘，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賊衆悉數東竄。公  
進駐驪山，捷聞，奉旨賞給三品頂戴，公疏稱：「臣墨經從戎，不敢仰邀議敘。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  
榮，概不敢受。」奉硃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爾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  
于是。爾庸裏續，國家政令所在，斷不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欽此。一公疏陳道員李  
孟羣忠勇奮發，思報父仇，該員服猶未闕，請從權統領水師，以專責成。奉旨報可。楊戴福彭玉麟等水師乘勝東下，  
搜捕沿江汶港賊船，焚燬略盡，遂抵金口。塔齊布陸軍破賊于羊樓司。八月初四，克崇陽縣，又破賊于咸寧，公進駐  
嘉魚。奉硃批：「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  
處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一公進駐金口。塔齊布羅澤南破賊于橫溝橋，遂與公師會合。適荊州  
將軍官文遣魁玉楊昌泗等軍五千人亦會于金口。因遣魁玉等聲破沌口賊。公集諸將商取武昌之策。羅澤南袖  
圖進曰：「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賊勢所注。賊壘九座，每壘數千人，長壕巨障，袤延數里。  
吾所部不滿三千，以當洪山之賊有餘，以擊花園則不足，請塔將軍分任之。花園洪山賊壘破，武昌無自固之勢，賊  
將自遁無憂也。」公曰：「羅翁勝算，勝在吾目中矣。花園賊壘，仍煩君一行，請加派兵二千以助君。」澤南悉衆攻  
花園，賊迎拒者望風披靡，乃掘壘以守。澤南令軍士皆手持槍，伏地行，近壘始起立施槍。前者既登，後者繼進，賊衆  
自亂。自辰至酉，九壘皆克。水師同時並進，環壘賊船數千，皆燬沉之。塔齊布另從他道攻克洪山，遂薄武昌城，環城  
賊壘悉破。平之。城內之賊，果宵遁，遂收復武昌省城。漢陽賊亦遁。是月二十三日也。捷聞，奉硃批：「覽奏感慰實深。」

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兢業自持，叩天速救民急也。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蹋平賊壘淨盡，運籌決策，甚合機宜。允宜立沛恩施，以酬勞勩。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並賞給騎都尉世職。欽此！」又奉上諭：「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沿江勦賊之事，朕以責之曾國藩、塔齊布。楚省防務及搜捕餘匪事宜，朕以責之楊霽。欽此！」公疏稱母喪未除，遽就官職，得罪名教，不敢接受。關防仍由督臣收存。奉硃批：「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欽此！」九月詔以陶恩培爲湖北巡撫，奉上諭：「曾國藩既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竄，方爲妥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明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迅奏膚功。欽此！」公統師東下，遣楊戴福等破賊于蘄州，塔齊布克大冶縣，羅澤南克興國州。奉上諭：「蘄州賊勢尚衆，水師既經攻剿得手，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儻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葸，貽誤事機者，即著該侍郎專銜奏，以肅戎行。欽此！」十月初一至初五日，官軍連破賊于半壁山、斬馘萬人。初八日，水師破賊于蘄州，賊退至田家鎮。十三日，楊載福、彭玉麟等攻斷橫江鐵鎖，破賊于鄖穴，賊棄田家鎮而遁。是夕，蘄州賊亦遁，水師徑抵九江城下。塔齊布攻破富池口賊壘，遂與羅澤南率師北渡，公進駐田家鎮。奉硃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衆。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欽此！」二十八日，塔齊布羅澤南克廣濟縣。十一月初四日，克黃梅縣。奉上諭：「楊霽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敘進攻九江情形，似該郡賊黨尙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即不能得手。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欽此！」十二日，塔齊布羅澤南破賊于孔隴驛，復捷于小池口。十四日，水陸至湖口，公進

駐九江城外，塔齊布率師南渡，駐軍九江南門。公疏稱：「湖北臬司胡林翼，識略冠時，調令來津助勦。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科，馭軍有法，請歸調遣。」奉旨報可。又奉上諭：「曾國藩塔齊布，運籌決勝，戮力同心。麾下將士，率皆轉戰無前，爭先用命者，皆由曾國藩等調度有方。覽奏之餘，實堪嘉尚。曾國藩著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撥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曾國藩領收，以示優獎。欽此。」十二月初一日，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賊堅守不能下。奉上諭：「我軍自肅清潯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燬焚賊船，躡破賊壘，而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殊屬兇悍。賊情變幻靡常，著曾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欽此。」初六日，胡林翼羅澤南，破賊于梅家洲。水師大捷于湖口，破其木筏賊卡。十二日，水師杉板駛入鄱陽湖，追賊至大姑塘。賊築壘斷其後路，遂與外江水師隔絕。二十五日，賊以小艇夜襲我營。公慮船陷于賊，文卷蕩然無存，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因上疏自劾，奉上諭：「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馳至姑塘以上，長龍舳板各船，與外江水師船隔絕，以致逆氛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爲得手。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協力同心，掃除羣醜。此時雖有小挫，尚于大局無損。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一年終，恩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錄，食物等件。咸豐五年正月，皖賊大舉犯湖北，總督楊岳退守德安。公遣胡林翼、王國才、石清吉等，率六千人，回援武漢。李孟羣率舟師四十號，援蘄黃。初四夜，東北風大作，師船泊九江者多被撞損。公飭外江礮船西赴鄂之金口，命李孟羣、彭玉麟領之，而另設礮廠于新隄鎮，添造修補，以爲後勁。其陷入內湖之水師，駛赴南昌。公自命陸軍攻九江，未克，因疏陳辦理錯誤之處。一在武漢既克，未留重兵防守，一在九江未克，邊攻湖口。目前籌辦之法，凡四條：一添修礮船，以固荆湘之門戶；一飭胡林翼等軍回援武昌，一親至南昌修整內湖水師；一圍攻九江，陸軍有無進退，潯城既克，仍當直搗金陵。奉上諭：「覽奏殊深懸系，所稱辦理錯誤之師，如水師衝入內湖，以至聲勢隔絕，誠不免銳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留後路聲援一節，則

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追勦，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即分勦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國藩等及定直搗金陵之計，即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存顧慮。欽此。十六日，公抵南昌，籌畫既製，破船之制。內湖水師于是復振。胡林翼率師援武昌，駐軍沌口，石清吉繼之。賊由富池口渡江而南，連陷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寧等州縣。武昌戒嚴，巡撫陶恩培飛書告急。公檄促王國才由武寧轉戰而西，奉上諭：「楚北賊焰復然，於會國藩等勦賊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使會國藩等軍無腹背受敵之患，方爲妥善。欽此。」公道內湖水師進駐康山。賊由都昌陷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等處。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勦胡林翼退駐于金口。二月十七日，賊陷武昌省城，巡撫陶恩培死之。賊泝漢而上，由岳家口、仙桃鎮、窺犯荊襄。詔授胡林翼爲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撫。時總督楊滂駐軍德安，屢蹙不振。胡林翼扼扎金口，屏蔽荊襄。李孟羣、彭玉麟、王國才等水陸堵禦，上游賴以粗安。三月二十日，羅澤南破賊于貴溪，次日遂克弋陽縣。二十三日，賊陷廣信府，羅澤南追勦破之。二十七日，克廣信府，公進駐吳城鎮。奉上諭：「自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擾武漢，廣饒一帶，有賊蹤窺突。該侍郎水陸兩軍，自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千里馳突，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不爲無見。當此上下皆饒，總宜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延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爲遙制。堵齊布攻剿九江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聲息不通耶？欽此。」四月，公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奉旨：「交楊滂、胡林翼辦理。」公又屢書于胡林翼，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爲恢復之計。林翼深韙其言。羅澤南勦賊于景德鎮，賊竄徽州。澤南因移軍饒州，以圖湖口。十三日，公進駐南康。廿一日，水師大捷于馬家堰，追及于都昌城下，焚賊船百數十號。湖北之賊由興國、崇通等州縣竄江西，陷義寧州。五月初八日，水師搜賊于都昌。十三日，大捷于青山，追賊至鞞山。三十日，敗賊于青山，獲賊船甚夥，奪回拖罟大船，即前失公座船也。初，楊載福傷病回湘，湖南巡撫駱秉章檄令添募水師赴鄂助剿。至是由岳州出大江，勦賊于蒲圻，駐軍金口。六月，公疏參江西巡撫

陳啓邁劣跡較多，恐誤大局。奉旨：「陳啓邁著即革職，按察使惲光宸先行徼任，交新任巡撫文俊查辦。欽此。」先是萬載縣知縣李皓與其縣舉人彭壽頤以團事互相揭劄，劉蓉適在江西，廉得其情。頗謂壽頤才氣可用，召至營，公亦器之。即檄令管帶一營。啓邁不允，益收條之。郭嵩燾爲之解說，啓邁意亦釋。南昌府知府史致謬，遂釋壽頤。啓邁怒其遽也，拘壽頤急，臬司惲光宸因執壽頤扑之。公旣與啓邁牴牾，于是應解營餉軍火，啓邁輒與留難駁斥。公積憤久，故有此奏。水師破賊于徐家埠，燬賊船八十餘號。塔齊布破賊于新壩，湖北之賊陷德安府。楊藩退走襄陽，奉旨革職。詔以荊州將軍官文爲湖廣總督。羅澤南軍抵義寧州，連破賊于梁口、乾坑、鰲嶺、雞鳴山等處，斬馘六千。蕭捷三破賊于觀山。十六日，羅澤南克義寧州。十八日，湖南提督塔齊布卒于軍。公馳赴九江，撫其衆。李元度破賊于蘇家渡，遂會水師攻湖口，破賊壘數座，焚賊船幾盡。礮船駛出大江，蕭捷三戰歿。公馳赴青山，撫其衆。二十五日，公回駐南康。八月，羅澤南上書陳利病，以爲「東南大勢，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壘中，日與賊搏戰，無益大局。請率所部，由義寧出崇通，進援武昌，以取建瓴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進攻九江，始有把握。此時但留周鳳山一軍駐江西，以綴賊勢。必俟武昌克復後，大軍全駐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公深聽其言。澤南因自義寧單騎詣南康，謁公而陳機宜。適劉蓉在座，謂公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君。今塔公亡，諸將可恃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脫有急難，誰堪使者？」公曰：「吾固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爲吾雖困猶榮也。」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梅家州下鍾山兩賊壘未下。澤南謂：「湖口諸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攻。乞公戒諸將堅持勿動。」公悉從之。檄寶勇千五百人，助澤南西行。劉蓉偕郭嵩燾送至柴桑村，因言：「江西三面距賊，此軍去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曰：「曾公所治水師，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無足計。」嵩燾曰：「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曰：「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相與歎息而別。胡林翼由金口渡江，軍于琴山，楊

載福彭玉麟率水師進駐沌口，燬賊船數百號。李孟羣師潰于金口，賊大舉援漢陽。胡林翼師亦潰，因退軍新隄以圖再舉。羅澤南部署援鄂之師，自領中營，以李續賓領右營，劉蓉領左營，以彭三元普承堯分領寶勇營，合爲五千人，由義寧趨通城。九月初五日，公進駐屏風，疏稱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奉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初六日，羅澤南克通城縣。十四日，克崇陽縣。適湖南援鄂之師潰于羊樓司，江忠濟死之。澤南遣李續賓進剿羊樓師彭三元進剿漆頭堡，三元戰歿。二十六日，澤南親督軍至羊樓司，擊賊破之。湖北巡撫胡林翼進軍六溪口，詔以公爲兵部右侍郎。公弟國荃中是科優貢。十月初三日，羅澤南大破賊于羊樓司。二十一日，羅澤南克蒲圻縣。劉蓉之弟蕃首先登城中，礮死之。楊載福破賊于金口，初賊酋石達開由崇通等縣竄江西，陷新昌縣。而粵東匪徒竄吉安者，速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合。于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瑞臨袁吉同時告警。十一月初十日，賊陷瑞州府。十一日，陷臨江府。袁吉二郡被圍，南昌戒嚴。十五日，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以爲勦辦西路賊匪之計。奉上諭：「石逆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剿，卽連次挫敗。可見兵不在多寡，全在統領得人。著曾國藩激厲在事文武，奮勉圖功，殄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否足資堵禦，倘有疏懈，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長江大局。該侍郎不可顧此失彼。欽此。」羅澤南克咸寧縣，乘勝至金口，與胡林翼會攻武昌，大破城外賊壘，駐營洪山。三十日，賊陷袁州。彭玉麟請乞假回衡州。聞江西緊急，開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水師赴臨江扼勦。賊既踞臨江，分股踞樟樹鎮。十二月初四日，周鳳山克樟樹鎮。初十日，周鳳山克新淦縣。賊攻吉安，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六年，正月初二日，賊犯樟樹鎮，劉于濬以水師擊卻之。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鎮，遇賊于瓦山，擊破之。初七日，彭玉麟大破賊船于樟樹鎮。初九日，攻臨江賊壘破之。十六日，林源恩等擊賊于九江破之。二十五日，賊陷吉安府，按察使周玉衡死之。奉上諭：「文俊甫經到任，于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

稍疎，難免貽誤。曾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旣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勦。著曾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馳奏，以慰廬念。欽此。江西官軍潰于樂安，賊犯撫州建昌，城邑多不守。十八日，周鳳山師潰于樟樹鎮，南昌戒嚴。公急回省助守，人心始定。湖南巡撫駱秉章遣劉長佑、蕭啓江分道赴援。皆募死士，臘九隱語，開行入省城，旬月始達。是時，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陷于賊。所存南昌、廣信、饒州、南安五郡耳。三月，遣彭玉麟扼扎吳城鎮，鄧輔綸、林源恩進剿撫州。周鳳山、畢金科等助之。初八日，布政使銜寧紹台道羅澤南卒于軍。澤南自駐洪山武昌城外，賊壘鏟除殆盡，殄滅有日矣。忽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卒于洪山營次。湖北巡撫胡林翼檄李續賓統其軍。十一日，鄧輔綸、林源恩克進賢縣。彭玉麟禦賊于吳城，卻之。二十日，李元度克東鄉縣，鄧輔綸、周鳳山率師來會。二十三日，彭玉麟、黃虎臣克建昌縣。二十七日，李元度、林源恩擊賊于撫州，破之。四月，劉長佑攻萬載縣，盡平城外賊壘。二十日，劉于澤克豐城縣。二十八日，楊載福大捷于漢陽，燬賊船幾盡。二十九日，蕭啓江克萬載縣。五月，楊載福率水師由鄂東下，搜燬沿江賊船，耀兵九江城外而還。十三日，賊犯吳城，彭玉麟擊卻之。十五日，畢金科破賊于油墩。十九日，賊援撫州，李元度擊卻之。六月初二日，黃虎臣戰沒于建昌。初五日，賊陷饒州府，公弟國華自湖南開關走武昌，乞師援江西。湖北巡撫胡林翼以國華爲總制，而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等副之。國華率師五千人，連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東，克新昌。上高各城，遂抵瑞州府。七月初四日，賊犯南昌省，河西岸官軍渡江擊破之。初九日，彭山、肥李新華赴瑞州助剿。賊屢出撲營，官軍擊却之。公弟國華因病來南昌就醫。八月，賊大股援瑞州，城賊亦悉銳出犯，官軍力戰走之。吳坤修收復靖安、安義二縣。公弟國華由南昌回瑞州。公弟國荃募勇于長沙。時長沙黃黃新授吉安府知府，吉安府縣均陷於賊，冕知國荃有奇略，就商防剿之策。國荃曰：「方吾兄戰利，事無所須于我。我亦從未至營相視。今坐困一隅，我義當往赴，然苦無資力募勇。君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國家之急。」冕請于巡撫駱秉章，募勇三千人，以周鳳

山副之，以其始吉安號曰「吉字營」。公弟國荃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初四日，李元度復宣黃縣。初九日，復崇仁縣。元度久攻撫州不下，賊悉銳出城，與城外援賊合，官軍大敗。林源恩死之。元度走崇仁，南昌戒嚴。公由瑞州回南昌。二十八日，瑞州賊出城撲營，公弟國華擊破之。賊陷上高縣。十月初四日，公弟國華遣軍復之。國華攻瑞州，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官軍截擊。劉騰鴻毀瑞州南城，築新壘二座，以勁兵五千守之。賊援始絕。二十五日，江西官軍福建援軍，大潰于建昌。副將陳上國等死之。賊陷新淦縣，劉子澤攻克之。奉上諭：「會國藩文俊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無一處克復。據浙江各省奏報，皆言金陵內亂，恐石逆不得志于皖楚，必竄入江西。該逆于諸賊之中，最爲凶悍。若令回竄江西，占據數郡，煽惑秀民，其勢更難收拾。著會國藩乘此賊心渙散之時，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卽不遽加以貽誤之罪。該侍郎何顏見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逆開與韋逆不睦，尙向會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處，亦當預爲籌畫。欽此。」公疏稱：「石逆若歸命投誠，當令獻城爲質，不敢貪招撫之虛名，弛防勦之實務。」奉硃批：「爾等主見，甚屬允妥。剿撫宜並用，先剿後撫，可隨時審其機宜好爲之。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劉長佑肅啓江，攻克袁州府。十三日，公弟國荃克安福縣，進攻吉安。江西巡撫文俊奏保公弟國華奉旨：「以同知選用。欽此。」胡林翼攻克武昌省城，官文克漢陽府。武漢旣克，胡林翼與官文商籌東征，以都興阿統馬隊，李續賓統步軍，楊載勳統水師。而李孟羣、王國才、石濟吉等隸都興阿部下，連克武昌縣、黃州府與國大治、蘄州、蕪水、廣濟、黃梅各城，耀兵九江城外。十二月，公至九江，勞師，旋回南昌。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七年正月初五日，吳坤修克奉新縣，畢金科戰歿于景德鎮。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二月初四日，公父竹亭封翁薨于里。第十一日，計至營，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公弟國荃自吉安奔喪，並奏陳丁憂回籍情形。湖南巡撫駱秉章亦代奏丁艱日期。奉上諭：「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

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期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欽此。三月奉上諭：曾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所有曾國藩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提督銜湖北鄖陽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欽此。四月公奏請在籍終制，奉上諭：曾國藩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據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籲請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即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歲以來，戰功卓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開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等帶勇遠來屬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情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効。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南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為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五月，葬竹亭封翁。六月，公疏請開兵部侍郎署缺，仍瀝請終制，奉上諭：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時，原不應遽請息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人，著照所請，准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瀆請，致辜委任。欽此。八月，奉上諭：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曾國藩自丁父憂後，疊蒙賜金給假，褒獎慰留，此後墨經從戎，宜為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為守經，再三瀆請，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一等語。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即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

心。現在江西軍務，有楊載勳統帶，雖無須曾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逼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圖維急思報稱。所有李鶴年原摺著抄給閱看之欽此。九月，公復奏兩奉諭旨，江西軍務辦理得手，自可無庸前往。湖南全省肅清，臣仍當在籍終制。奉硃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慮，仍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爲重，扈忠即爲全孝。所云懼清議之訾，猶覺過于拘執也。欽此。湖北巡撫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奉上諭：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勳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慮。欽此。江西巡撫耑齡奏請起復公弟國荃治軍吉安，奉旨敦促。國荃奔喪回籍，所部吉字營勇，交文翼、陳湜統帶。五月，石達開大股援吉安，王鑫擊走之。七月，王鑫破賊于廣昌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軍潰敗，惟文翼、陳湜統帶吉字全軍退守安福。于時王鑫、劉騰鴻相繼淪喪，湘軍連失健將，巡撫耑齡奏派公弟國荃爲總統，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十月，國荃抵安福，進兵薄吉安城。十一月，僞翼王石達開由饒撫疾趨吉安，衆號數十萬。國荃迎擊于吉水縣之三曲灘，大破之，城圍遂合。十二月，楚軍克臨江府，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八年三月，公弟國華出贊李續賓軍事于九江。四月初七日，李續賓、楊載勳會克九江府。二十日，蕭啓江、劉坤一克撫州府，張運蘭、王開化、克建昌府，賊竄入浙江境。五月，奉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衆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和春現在患疾未痊，刻難就道。東南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大員督辦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曾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曾國荃、劉騰、簡等兵勇，足敷勦辦。前諭耑齡飭令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等赴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曾國藩舊部，所帶兵勇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即傳旨令該侍郎速赴江西督率蕭啓江等，星馳赴浙江，與周天受等力圖掃蕩。該侍郎前此墨經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

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起程？並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欽此！六月，公治裝由湘鄉至長沙，奏報起程日期。奉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抵營後，迅將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馳奏可也。欽此！」七月，公由武昌歷九江湖口，以達南昌。援浙江諸軍，俱集于河口鎮。公由南昌進發河口，途次奉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曾國藩赴浙剿辦，現在衢州解圍，處州等州縣相繼克復，境內餘匪，不難剋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松溪，以及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緊勦辦。和春等現飭周天培于援浙兵勇內，挑選精銳三千數百名，由龍泉一帶進剿。饒廷選帶漳州兵勇，亦馳往浦城。曾國藩業已奏報起程，即以援浙之師，由江西鉛山直搗崇安，相繼進剿。迅將閩省各匪一律掃除，毋少延誤。欽此！」八月，公抵河口，營閩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擊卻之。公弟國荃攻克吉安府，江西全省肅清。奉旨：「曾國荃以知府遇缺即選，並加道銜。閩賊陷安仁縣，公遣張運蘭克其城。劉長佑敗賊于新城，賊退入閩境。九月，公駐建昌，弟國荃率師來會，旋回湖。十月，李續賓偕公弟國華戰歿于三河鎮。是八月，李續賓督兵入皖，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軍鋒甚銳，當者披靡，遂以孤軍深入，為賊所圍。全軍六千人，殉焉。國華英略蓋世，李續賓尤中輿名將，于是全楚大震，湖廣總督官文湖南巡撫駱秉章，並奏請公移師援皖。奉上諭：「皖北賊勢鴟張，楚省邊防喫緊，此時閩省之賊，南趨漳泉，距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所奏，令該侍郎移師赴皖，而留蕭啓江所部四千餘人防守江西，亦未始非權衡緩急之計。惟曾國藩所部各軍，多染疫疾，前奏尚須休息，且景德鎮尚有大批逆匪，隨剿隨進，亦非計日可到。著曾國藩預為籌度。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勦辦，而江西邊境防勦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為緊要。不獨廬州省城，可收南北夾攻之效，即上竄湖北之路，亦可籍資堵扼。倘因汀州等處尚須兵力，一時不能移軍，或須俟景德鎮股匪殲除後，再回楚北，亦著斟酌具奏。欽此！」公復奏論大局之輕重，宜併力江北，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旨如所議。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九年正月奉上諭：「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候選同知曾國華在三河鎮殉難，當經降旨追

陪道員從優議卹該故員歷著戰功一門忠義著加恩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嘉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奏遵籌全局請添馬隊進取一摺該侍郎統籌全局意在併力大江兩岸爲節節進剿之計所見甚是汝弟曾國華在三河陣亡可憫可嘉該員之子例有應得世職本日奏明降諭旨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嘉矣欽此」公奏稱「胞叔曾驥雲臣在侍郎任內恭遇兩次軍恩地封正一品光祿大夫茲復滯荷褒嘉誥軸則祇領新綸頂戴則仍從舊秩」奉上諭「前因曾國華殉難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本日曾國藩謝摺內聲明曾驥雲曾邀正一品封典等語所有曾國華之子曾紀壽著加恩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崇忠節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二月初三日蕭啓江攻克南安收復崇義縣是時閩省蕭清公移駐撫州四月公弟國荃到撫州營偕公行釋服禮旋派國荃統湘軍五千八百人赴景德鎮助勦時湖南寶慶之賊圍竄四川湖南總督官文奏請飭公帶兵入蜀奉上諭「官文奏請飭曾國藩迅赴夔州一摺詳覽該大臣所奏各情實爲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該撫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曾國藩前派蕭啓江帶兵援勦湖南現在湖南喫重此一軍自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等兵素稱得力著曾國藩即日統帶由楚江前赴夔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倘賊蹤竄至即可有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尙未剿平著曾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耆齡妥爲布置俾得迅掃逆氛不至顧此失彼欽此」六月公弟國荃至景德鎮三戰皆捷十四日克景德鎮賊竄浮梁縣國荃追敗之十五日克浮梁縣賊竄徽州江西蕭清公疏稱曾國荃係臣親弟不敢仰邀議敘奉上諭「現在江西全省一律肅清勦辦甚爲得手曾國藩調度有方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出力之道銜候選知府曾國荃著免選知府以道員用欽此」七月公弟國荃率師至撫州公由撫州至南昌公弟貞幹原名國葆從軍于黃州鄂撫胡林翼奏留贊助軍事公疏稱臣撥先駐潔北宜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奉上諭「該侍郎所稱駐札宜昌等處即可穩占上游但爲鎮守湖北起見尙未籌防蜀省該侍郎當熟思大勢詳悉馳奏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雖先駐宜

昌等處，仍當偵探賊情。如寶慶一帶未能過其入川之路，即當親督兵勇赴蜀，以便調度堵剿機宜，未可遲延貽誤。欽此。」旋又奉暫留兵勇赴皖會剿，及酌撥兵勇留防江西之命。八月十一日，公至黃州，途次奉上諭：「官文奏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勦辦一摺。皖省擊匪與捻匪勾結，蔓延日甚。官文以寶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川省已有備無患，請飭曾國藩緩赴川省，暫駐湖口，分軍四路，進剿皖省。所籌實于大局有益，曾國藩如已起程赴鄂，著與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無虞，即暫駐湖北，調回湖南各軍，爲分路進剿皖省之計。欽此。」二十三日，公至武昌。胡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湘募勇。九月，公回駐黃州之巴河。漕督袁甲三奏兩淮糜爛，請飭公軍由河南光固進剿，過賊北竄，奉上諭：「袁甲三等所慮，不爲無見，著官文會國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籌酌。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不妨稍遲時日也。欽此。」十月，公弟國藩率所部吉字軍開至巴河，請假回籍。公弟貞幹領所招湘勇至鄂。公獻四路進兵之計，略云：「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窺安慶，臣國藩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林翼任之；第四路由商城固始以窺廬州，請回李續宜任之。」旋因目疾請假，奉上諭：「曾國藩著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該侍郎一路兵勇既待另籌，而李續宜亦係獨當一面，復因母病給假，是四路中已有二路急難進征，于皖北待援情形，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至所稱先圍安慶，兼搗廬州等語，尙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所有前諭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之處，仍著悉心籌酌辦理。欽此。」十一月，公由黃梅移駐宿松縣。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十年正月，僞英王陳玉成犯小池驛，多隆阿鮑超合擊破之，毀賊壘七十餘座，克太湖潛山等縣。捷聞，詔「公交部優敘。」二月，公叔父高軒封翁訃至，公請假四十日。三月，李續宜假滿來皖會議，以公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攻圍桐城，李續宜駐軍青草壩，以爲援。閏三月，公弟國藩自湘來營，率師攻安慶，駐札集賢關，是爲規取安慶之始。江南大營潰敗，和春、張國樑死之。江南總督何桂清退走常州，蘇浙戒嚴。四月，奉上諭：「浙江安危在于呼吸，曾

國藩現札安慶，若與楊載勳率領所部水陸各軍，迅由東流建德一帶分勦蕪湖，並入寧境以分賊勢，而顧蘇常于東南大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重，曾國藩能否舍安慶而東下，著酌量情形，相機辦理。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計，所向克敵。現在賊勢猖狂，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籍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並著酌量辦理。欽此。」公疏荐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破格錄用。奉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欽此。」是時蘇常相繼失守，巡撫徐有壬殉難，總督何桂清逮問，詔加公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並諭：「軍情緊急，務當兼程前進，保衛蘇常，收復失陷地方。」于是公悉以陞攻安慶之師，命弟國荃任之。且疏稱圍攻安慶，爲克復金陵，張本此軍，斷不可撤，因獻進兵之策。奉上諭：「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一摺，甚合機宜，著照所擬辦理。胡林翼奏保之左宗棠一員，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矣。欽此。」五月十五日，公自宿松進發祁門，奏報起程日期，並疏陳預籌淮揚寧國太湖三支水師，荐保彭玉麟任事，勇敢勵志，清苦有古烈士風，堪勝總辦水師之任。六月十一日，公至祁門，縣奉上諭：「曾國藩現已抽兵萬人，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即行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見，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令鮑超迅速來營，會籌進剿。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即早一日救民于水火，實深股盼。該署督兵勇較單，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欽此。」又奉上諭：「徽寧等府，本曾國藩兼轄地方，該處軍務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覺專權歸一。欽此。」蓋皖南督師張芾被人所彈劾也。二十四日，奉上諭：「兩江總督著曾國藩補授，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西軍務。欽此。」七月，奉上諭：「薛煥僻處海隅，兵力單弱，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勦，郡興阿尚在英山，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趨。曾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著即飛催左宗棠各軍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爲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著先行籌畫。欽此。」公具疏謝恩，奉硃批：「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慮已用人，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是時江浙徧

地皆賊紛紛請援。或請救援寧國，或請出嚴州進援浙江，或請統師南下，規復蘇常，朝旨日相尋問。公疏稱：「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連蘭均未到皖，皖南危乎其危，何能屏蔽浙江？更能規復蘇常？目下惟有急援寧國而已。」八月奉上諭：「張蔭著來京，皖南軍務總歸會國藩督辦，周天受著交會國藩差委欽此。」張連蘭李元度鮑超相繼到祁門。十二日，賊陷寧國府，周天受死之。遣李元度接辦徽州防務，任事十日而城陷。賊趨祁門甚急，適左宗棠軍次南昌，公赴徽樂平婺源之間，以備截擊。又聞夷氛犯闕，鑾輿出狩熱河，公與胡林翼疏請帶兵入衛，日夜籌商北援之策。尋和議成，奉上諭：「皖南北均當喫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會國藩胡林翼均著無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屬餉絀兵單，究屬畫策未密，著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以一挫之後，即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餉殊屬可惜，人才難得，著即迅速查明下落欽此。」十月，賊由羊棧嶺陷黟縣，鮑超張連蘭擊走之。左宗棠軍次景德鎮，大破賊于貴溪，連克德興婺源二縣。十一月，賊陷建德東流二縣，楊載福擊賊于南陵縣，拔出難民十餘萬人。賊犯湖口，彭玉麟擊卻之。賊屢次規犯祁門，鮑超張連蘭邀擊于盧村，大破之。賊出羊棧嶺，公營始安。是月僞英王陳玉成，大舉援安慶，公弟國荃擊走之。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十一年正月，賊由石埭縣分兩路趨祁門，江長貴敗之于大洪嶺。賊犯景德鎮，左宗棠鮑超擊賊于洋塘，大破之。賊之窺祁門者，屢被官軍殺退，遂悉銳再犯景德鎮，冀絕官軍餉道。二月，陷之。公度糧路已斷，惟急復徽州，可通浙江之米。三月，親至休寧，督攻徽城，不克，仍回祁門，而賊之環攻者不已，誓以身殉國，自書遺囑二千餘言，寄其家。公生平艱苦之境，以靖港鄱湖祁門三處爲最。左宗棠大破賊于樂平，三戰皆捷，斬首數萬，賊竄建昌。撫州圍攻不下，遂陷吉安府。官軍旋復之，乃陷瑞州府。據之，於是祁門之路始通。四月，公移駐東流縣，疏稱三品京堂左宗棠迭破巨寇，功績甚偉，請御賜珍物，以示旌異。又請將左宗棠改爲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備爲大用。旨均報可。左宗

黨追擊賊於廣信府，賊竄入浙江境。瑞州據賊分援武寧、義寧、奉新等縣，遂竄入湖北，連犯興國、大冶、通山、崇陽諸州縣。胡林翼遣軍堵剿之。五月，賊由羊樓崙陷夥縣，朱品隆、江長貴、張連蘭等克之。十四日，張運蘭克復徽州府。二十二日，左宗棠收復建德縣。六月，胡林翼自太湖回援武昌省，遣兵收復武昌所屬各城邑。僞忠王李秀成犯南昌，公遣鮑超馳援之。六月，胡林翼遣軍克德安府。鮑超追擊賊于豐城，大破之，斬首萬人。公疏稱鮑超起盛暑，慶兵所向克捷，請頒珍物，以示旌異。旨報可。八月初一日，公弟國荃攻克安慶省城。先是公弟國荃圍攻安慶甚急，僞英王陳玉成屢援不利，仍由英霍上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各郡縣。派其黨守之，牽制鄂軍，而自率悍賊三萬，東援安慶。札營菱湖中段，隔斷國荃與其弟貞幹之師。公派楊載福助守營壕，而另調多隆阿、邀擊于桐城之練潭，斬賊萬計，以分援賊之勢。陳玉成于三月十八日至安慶，撲攻二十餘日。國荃憑壕堵禦，賊百計弗能犯。四月初八日，陳玉成遁至桐城。十一日，國荃偕鮑超分攻菱湖、赤岡嶺，賊壘弗克。國荃掘長壕以困之。菱湖賊壘十九座，併包于長圍之內。四月，鮑超成大吉，攻赤岡嶺賊壘。七月始下之，盡殲其衆。六月，國荃大捷于菱湖，毀賊壘十九座，斬級八千。七月十六日，陳玉成率僞輔王僞章王僞干王，衆十餘萬，衆以少半駐桐城，牽制多隆阿一軍，以多半趨安慶，拊官軍之背。攻撲六晝夜，國荃力戰卻之。二十二日，賊復悉銳來犯，國荃破之，賊衆大潰。八月初一日，國荃用地道轟裂，克其城。城中悍賊無一漏網者。于時安慶陷賊九年矣，公弟國荃日夜圍攻，克此雄都，而肅清東南之基始立。初七日，公至安慶，受俘。初十日，接發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文宗顯皇帝賓天，公自以十餘年來受大行皇帝知遇，值四方多難，聖心無日不在憂勤惕厲之中。今安慶克復，不及以捷報博玉几末命之歡，伏地慟絕。十八日，接奉哀詔設次行禮，又奉贊襄王大臣寄奉上諭：「曾國藩馳奏克復安慶省城等語，據稱卽用道曾國荃稟稱官軍用地雷轟倒安慶北門城垣，蹙壕登城，殺斃長髮老賊二萬餘人。該逆赴江內湖內，梟水遁竄。又經水師截殺，城內悍賊無一得脫。逆首陳玉成膽落退去等情，洵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所有詳細情形，著官文等查明速奏。欽此。」又

論：「會國藩調度有方，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會國葢于圍攻安慶時，智勇兼施，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并賞穿黃馬褂。候選訓道會貞幹，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選用，並賞戴花翎。欽此！」又諭：「候選同知會國華前在三河殉難，今其兄會國藩其弟會國葢會貞幹率師剿賊，克復安慶，一門忠義，深堪嘉尚。會國華著加恩予諡以彰忠烈。欽此！」予諡愍烈。于是楊載福克池州府銅陵縣，多隆阿克桐城舒城宿松黃梅四縣，鮑超追賊于撫州等處，大破之，江西肅清。凡公部諸軍所向皆捷。二十六日，湖北巡撫胡林翼卒于武昌城，詔以李續宜為湖北巡撫。九月，公弟國葢進軍廬江，縣連克泥汊，汊口神塘河，運漕鎮，東關等隘。軍威所至，勢如破竹，駭駭有直搗金陵之勢矣。十月初六日，公弟國葢回湘募勇，旋奉旨賞給頭品頂戴。十八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會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會國藩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赴浙勦賊。浙省提鎮以下，均歸左宗棠調遣。欽此！」又諭：「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會國藩節制四省軍務。該大臣自不能不統籌兼顧。至都興阿在江北剿辦粵匪，袁甲三在皖北剿辦捻匪，遇有緊要軍務，已諭令該將軍等會商會國藩辦理。欽此！」公上疏力辭，且荐左宗棠前在湘南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請明降諭旨，令其督辦浙江全省軍務。又上諭：「會國藩奏瀝忱嚴辭一摺，該大臣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端辦浙事，請收回成命。』等語，具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一氣相關，該大臣思慮所至，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辦理。節制一事，該大臣無得固辭。欽此！」十一月，多隆阿收復三河鎮。二十六日，奉到大行皇帝頒賞遺念衣一箱。二十八日，賊陷杭州省城，張玉良戰歿，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等死之。十二月，鮑超破賊于青陽，朱品隆破賊于徽州，左宗棠分兵破賊于大鋪嶺，詔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彭玉麟為安徽巡撫，玉麟兩疏力辭巡撫之命，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匪易。另請簡皖撫，俾得仍領水師，于南北大局，兩有裨益。奉旨彭玉

以兵部侍郎候補。旋授兵部右侍郎，以李績宜調授安徽巡撫，嚴樹森調授湖北巡撫。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詔授公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初四日，詔授公弟國荃爲浙江按察使。公因浙江失守，自請嚴議，並與左宗棠通籌全局，以圖補救。疏入，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各奏浙陷，徽圍統籌全局，以圖補救，並請調各路兵餉各摺片，當即降旨均照所請矣。會國藩自請嚴議之處，前因浙省失陷，已將該督交部議處，毋庸更議。當茲時勢阨危，該大臣受國重任，當與左宗棠同心協力，以挽東南全局，方爲不負委任。不在區區小節，引咎自責也。浙蘇兩省膏腴，盡爲賊有，全浙所存，尙有湖郡海寧州兩城，又孤懸賊中，獨衢州一府尙可圖存。左宗棠如該大臣所議，擇要于衢、徽、廣、信二府之間，相機調度，以固江西、皖南邊防，一俟徽圍得解，調齊各軍，分路進取。浙江按察使會國荃回籍募勇，即可到營。該員久歷戎行，與該大臣講求親切，庶足與左宗棠指臂相聯，以期有濟。左宗棠雖經簡放浙撫，一切進兵機宜，仍著與會國藩通籌大局，不可因身任地方，爲職守牽制，稍涉拘泥。會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授協辦大學士，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朕實有厚望焉。欽此。」大學士翁心存奏稱：「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會國藩如慈父母，請飭該大臣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搗。」奉旨：「會國藩能否派員前往，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欽此。」又諭：「賊匪陷杭城後，勢將窺伺松滬，會國荃募勇是否回營，著會國藩催令統帶老勇八千人，赴滬助剿。既可防守上海，兼可乘虛襲攻青浦等處，爲規復蘇常之計，毋失事機。欽此。」公疏荐福建延郡建道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封疆重務。擬酌撥數千人，駛赴下游，以資援剿。俟該員到鎮江後，請明降諭旨，令其署理江蘇巡撫。奉旨：允。先是李鴻章贊公幕府，公疏請簡放江北地方實缺，與辦淮揚水師，事未果行。咸豐十一年十月，江蘇舉人錢鼎銘齋吳中官紳書函，御輪船來皖，乞師。公以鴻章才足辦賊，且淮南風氣剛勁，欲另立一軍，以爲中原平寇之用。而是時公弟國荃屢建奇功，威望大著，朝意欲其由滬圖蘇，公以商之國荃。國荃謂金陵爲賊根本，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蘇杭可圖。公壯其謀，因以圍攻金陵屬之。

國荃，而以浙軍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于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賊攻鎮江甚急，奉上諭：『鎮江爲江南北樞紐，馮子材等培剿，未能得手，業經都興阿派詹啓綸前往救援。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圖援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到，不獨鎮江可資保衛，亦壯江北聲援。着會國藩催令該員迅即起程，毋稍延緩。』欽此。江蘇巡撫薛煥奏：『江浙兩省逆匪糾衆十萬，併力東趨，竄陷奉賢、南匯、川沙三郡縣，寶山、吳淞口情形喫重。松江上海危急萬分。』奉上諭：『逆賊李秀成悉衆東趨，垂涎松滬，上海兵力不厚，豈能當此大敵？着會國藩飛催會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尅日督帶老營八千救援上海。倘會國荃尙無實在消息，即着該大臣另派勁兵前往救援。欽此。』金陵援賊渡江，都興阿擊賊于天長，獲勝。奉上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一摺，楚師進規金陵，必由天長爲進兵之地。該逆踞守天長，金陵援賊渡江，已抵儀六，聲稱攻撲淮揚。都興阿兵力不厚，會國藩節制兩江，自當通籌兼顧。惟該大臣分兵援浙省防剿徽寧，又籌進剿苗練，及沿江列戍之兵，爲數已屬不少。恐致兵分力薄，前因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派員整頓兩淮鹽務，若得此巨款，不必需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昨諭會國荃帶勇八千赴滬，既保該大臣餉源，且可進攻蘇常，牽制賊勢。現在江浙偏地賊氛，祇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着催李鴻章迅速赴鎮，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不必稍避嫌怨，總期與事有濟。江浙軍務，朕惟該大臣是賴。欽此。』是時衆論紛歧，多以圖浙圖蘇期效旦夕，公力主持重扼上游以固根本，不敢爲輕易進兵之謀，亦不敢必未來之事，率爾入奏。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原冀合力通籌挽回東南大局。前經會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甚稀，幾于月僅一至。而浙省府縣迭次報陷，蘇省松滬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朕以冲齡踐祚，荷蒙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每於該大臣等所陳規畫，言聽計從。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倦懷，

殊深慮念現在會國峯是否到營李鴻章是否到鎮鮑超進規軍國是否得手多隆阿等會否分攻盛壽楊載勳何時銷假與彭玉麟並圖東下即著分別速奏欽此。公分條復奏一摺。會國峯新募湘勇二月底可抵安慶擬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以達金陵楊載勳回湘後因辰沅有賊留湘防守已催令二月回營。李鴻章新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赴鎮江一進攻金陵必俟脚跟已穩而後可圖進取。一潁州被圍李續宜已派兵赴援一謀浙宜從徽嚴之間下手現在左宗棠屢獲大勝一松滬告急擬借洋兵防守並陳奏報甚少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奉上諭。前因該大臣奏報稀至咨諭垂詢茲據歷陳所以奏報較稀之故不欲以未定之事預計之說及謠傳等詞遞行入告係屬敬慎將事各路軍營往往以游移無據等詞輕率馳奏本屬近來軍營陋習會國藩自前次寄詢之後業已兩次奏到軍情已屬不少此次奏稱擬定十日奏事一次有警則再加班轉覺近于拘滯。况軍情奏報原無定期其視軍情之緩急該大臣仍當毋失常度力求實濟正不必變更前轍也原摺存留備覽欽此。公屢疏力辭節制四省命二月奉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統帥需人令會國藩節制四省以重事權旋據該大臣奏陳。自受任兩江總督于皖則無功可弑于蘇則負疚良深並稱用兵之道貴得人和而勿尚權勢貴求實濟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據會國藩奏辭節制四省等語當諭令仍遵前旨節制四省以收實效茲據該大臣奏稱。一接承恩諭再陳下情現在諸道出師將帥聯翩權位太重重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懇仍收回成命。各等語。在會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方不至啓驕矜之漸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會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深憂若非會國藩之惻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該大臣務當力圖攻剿拯生民于水火之中毋許再行固辭欽此。適值三載考績朝廷舉行黜陟鉅典奉上諭。一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督軍剿賊勤勞罔懈于江皖地方曩

復各城，戰功卓著。甌拔所部將帥，實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  
同時，疆臣臚上考者，大學士湖廣總督文，四川總督秉章，二人而已。公疏陳「謀浙之事，必俟左宗棠進攻嚴州，蔣益澧進駐衢州，鮑超進抵寧國，乃有下手之處，不敢過求速驗，以至僣事。」並報徽州解圍情形。奉上諭：「曾國藩所籌浙省進兵情形，雖辦理稍形遲緩，然舍此別無可籌之策，已用該大臣所擬諭令左宗棠妥籌辦理。徽州解圍，則朱品隆一軍自可節節進剿，與鮑超會攻寧國。鮑超前已賞穿黃馬褂，昨又簡放浙江提督，自當益加奮厲，流通入浙之路。其餘將弁中有勇往直前者，該大臣不妨先行奏請，以鼓其氣。操縱駕馭全在該大臣調度得宜，不必稍涉嫌疑。前諭該大臣保奏閩省督撫及江浙等省司道，諒已斟酌有人。如有堪膺封疆之任者，該大臣仍當訪察具奏。朝廷黜陟之權，原非封疆大吏所能侵越。第該大臣簡任綸扉，督師江皖，膺股肱心膂之任，朕疇咨岳牧，詢訪甚殷。該大臣圖濟時艱，不當稍有避嫌之見，方合古大臣知無不言之義。嗣後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進，以備采擇。欽此！」  
初九日，左宗棠克遂安縣。十五日，公弟國荃率湘勇六千人，抵安慶。詔授國荃為江蘇布政使，並諭：「該員係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弟，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無庸迴避，以資得力。欽此！」公具疏謝恩，且云：「臣弟國荃暫不接印視事，飭令攻取巢縣、含山和州、梁山等處，冀與袁甲三、都興阿各軍粘連一片，庶金陵有規復之期。大局有轉旋之勢。」  
廿四日，公弟國荃率師東下，前鋒陳湜、蕭孚泗等破賊于銅城關。三月初十日，李鴻章師次上海。初八日，議定李鴻章一軍取道巢，合前赴鎮江，朝旨敦促者屢矣。適江蘇紳士錢鼎銘、潘馥等備銀十八萬兩，雇輪船來皖迎師。公遂檄鴻章初八日開行，湘淮各軍分起下駛，徑抵上海。鴻章部將程學啓者，桐城人，自賊中拔來歸，舊隸公弟國荃部下，最稱驍猛。郭松林者，湘潭人，始以親兵隨公弟國荃，攻安福縣，首先登城，遂為國荃所知賞。厥後克吉安府、景德鎮、浮梁縣，無役不從。國荃之克安慶也，學啓與松林戰功尤多。二人者皆湘軍之良也。淮軍之興，肇端于六安。李元華，一時名將如劉銘傳、潘鼎新等，多半為元華舊部。鴻章之赴上海也，擇湘淮軍之精者挾之以行。初

至時洋人見我軍衣冠樸陋，輒譏笑之。鴻章曰：「兵貴能戰，豈在華美。這吾一試，笑未晚也。」旌率旨以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十三日，公弟貞幹破賊于荻港，舊縣三山等處。十五日，公弟國荃破賊于望城崗。十五日，鮑超克青陽縣。十八日，國荃破賊于銅城關，遂克雍家鎮，集縣、含山縣。二十一日，貞幹克繁昌縣。二十二日，國荃克和州。鮑超連克石埭、太平二縣。二十三日，國荃克裕溪口，遂克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二十七日，貞幹破賊于魯港。二十八日，鮑超克涇縣。三十日，貞幹克南陵縣。此次公弟國荃、貞幹、分南北岸東下，浹旬之內，連克名城要隘。西梁山古稱天險，逆賊所恃爲金陵門戶，竟以輕兵奪獲雄關。而左宗棠之軍連獲勝于江山常山之境，聲威大振。公疏稱：「曾國荃、貞幹，係臣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奉上諭：「曾國藩調度有方，自宜疊沛恩施，用彰殊眷。惟該大臣前次疏稱：「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等語。應即俛如所請。至曾國荃等宣力戎行，連克要隘，洵足以褫賊魄而快人心。曾國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貞幹著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朝廷賞功罰罪，一秉至公，非獨有厚于該大臣也。該大臣惟當督飭曾國荃等，乘勝進攻，悉滅醜類，同膺懋賞，毋再固辭。欽此。」四月初二日，張運蘭克旌德縣。初五日，彭玉麟率水師進攻金柱關。十五日，多隆阿克廬州府，僞英王陳玉成遁入壽州，苗沛霖縛獻勝保軍前斬之。二十日，公弟國荃引軍南渡，會彭玉麟克太平府，遂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奉上諭：「逆匪竄據金陵，以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爲關鍵。彭玉麟、曾國荃定計水陸會攻，曾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近逼金柱關，彭玉麟派水師從上游環擊。該逆被我軍牽制，曾國荃乘閒疾抵太平府北門，該逆駭走，閉關不及。我軍擁進斬首三百餘級，遂將府城克復。彭玉麟瞭見曾國荃繞出三汊河，遂分水師爲三隊，以二隊守險，以一隊攻金柱關。賊于烈燄中衝突而出，積骸滿渠，卽時攻克。金柱關並將三汊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燬平。彭玉麟另派黃翼升襲破東梁山，進次蕪湖。曾貞幹率所部循江而進，與黃翼升會攻，羣賊潰奔，立將蕪湖克復，並攻克烈山石壘二座。曾國藩調度各軍，疊克名城要隘，現在九洲洲亦將得手。指

日可抵金陵。惟江北都與阿一軍，尙形單薄。宜如何添兵布置，以防逆匪北竄。該大臣亦須妥籌兼顧。欽此。五月  
初一日，公弟國荃進攻林陵關。林陵關者，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維時賊備未嚴，官軍掩至，守關賊會舉  
關降。官軍繞出三汊河後，逼大勝關。編木作橋。初三日，國荃派兵先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旂疾進。賊見我軍沙  
後，懼爲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巢而走。官軍追擊散之。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時，彭玉麟駐金柱關，聞國荃  
懸軍深入，恐爲賊乘，急調水師策應。山烈、山駛近頭關，適國荃亦于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水師于狂風巨浪之中，  
排礮仰擊，無少休。陸軍乘之，立拔頭關。彭玉麟進攻江心洲，洲有石壘，雙峙屹立，若壁城。水師飛礮入壘，賊亦穴牆  
環擊。戰至日晡，水師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逼壘縱焚，火光燭天。我軍跳入賊牆，燒薙羣賊，撲火溺水，橫塞江流。  
水師乘勝鼓柁飛行，立奪蒲包湖，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國荃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逼札雨花臺，距城僅四  
里耳。公弟貞幹駐三汊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糧道。是爲規取金陵之始。初四日，鮑超敗賊于寒亭管  
家橋等處，逆壘悉破。平之。十二日，賊糾衆二萬犯營，公弟國荃設伏擊卻之。十五日，鮑超擊賊于抱龍關，進攻寧國  
府。奉上諭：「都與阿奏上游水陸各軍乘勝東下，將沿江各郡縣及各要害次第攻克，現已進攻雨花臺，都與阿派  
兵由瓜州起旋，進攻觀音門，臨平賊卡，並將燕子磯賊壘踏毀，期與楚軍聲勢聯結，辦理甚屬認真。所稱金陵逆首  
現在飛調僞忠逆由蘇常統帶大隊援救金陵，一經官軍勦取，勢必挺走下游，所慮不爲無見。李鴻章駐軍上海，近  
因嘉定復被賊據，滬城軍情又緊。該署撫能否抽身赴鎮，著會同藩兼權緩急，酌量辦理。欽此。」于時李鴻章初受  
兵事，令程學啓、劉銘傳、郭松林、勝、郭松林、勝、武潘鼎新、韓正國進南匯縣之周浦鎮，爲北路，而英德兵自松江進金山衛，爲  
南路。四月十九日，常勝軍會英德兵，克奉賢縣，遂克柘林。學啓追賊至南匯縣城，值李慶琛軍潰，太倉賊悉銳攻青  
浦。嘉定洋兵敗走，嘉定復陷，賊窺上海。鴻章遣學啓等扼守虹橋，大破之。時南匯據賊吳建瀛、劉玉林，送款于周浦  
守將劉銘傳、潘鼎新。五月初一日，鴻章令南匯令鄧寶芳入城受降，部署其衆，遂收復南匯縣城。賊率衆萬餘來爭。

建德等以降衆擊卻之初四日復合川沙賊來犯劉銘傳督建德等固守而以伏兵夾擊之賊始遁乘勝復川沙廳賊既圍松江青浦復以大隊分屯廣福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涇以拒我軍距學啓新橋營十餘里新橋距上海三十里賊犯官軍難猝進增壘爲久據計鴻章親督各軍深夜疾行黎明入賊卡毀之復以劈山礮斃賊數百僞聽王陳炳文僞納王邵雲官以數萬人分十二支圍學啓營縱火周麾而呼填壕拔鹿角學啓以鎗礮禦之不及則擲輒石擊賊尸平壕將藉以登學啓開壁門大呼賊稍却而賊之分股已踰新橋十餘里勢且逼上海李鴻章自統七營往援賊遇徐家驛奮力擊之賊軍乃駭散學啓瞭見旂幟大呼出營賊大奔是役也斬首三千人解脅從數千人奪獲器械無算于是洋人皆服鴻章之英偉洽然聽命鴻章因疏陳助防洋兵之難恃舍滬赴鎮之非計詔許之遂不復議移師鎮江矣二十二日公弟國荃敗賊于六郎橋六月公子紀鴻補縣學生員初六日賊犯雨花臺公弟國荃擊卻之初十日賊復來窺營官軍復擊卻之十五日鮑超克寧國府賊會洪容海以寧國縣城降超用其衆克廣德州州奉上諭「會國藩奏「據守廣德州之僞保王洪容海自詣鮑超軍營乞降」等語洪容海投誠後率所部攻取廣德州城將守城悍賊閻天義馬桂功擒殺收其衆六七萬人一律薙髮呈繳僞印三百餘顆僞官照九百餘張其被脅良民經會國藩飭令宋國永發給護照川資遣散洪容海自拔來歸計取堅城著賞給遊擊銜以示鼓勵此外如有獻城自贖殺賊立功者該督撫及統兵大臣即不准遇事苛求一經奏聞無不予以自新恩施立沛也欽此」十六日金陵援賊大舉撲營分二十餘支牽制各壘而以悍黨猛撲雨花臺長壕公弟國荃憑壕拒守互有損傷部將劉連捷等拔卡而出陣斬二千餘人僞對王穢焉賊敗奔國荃冒雨修牆而寧國餘賊嘯聚于雄黃鎮者約二萬人二十四日夜勾通城賊謀襲我營二十五日國荃令部將易良虎劉連捷等擊走之七月詔授安徽巡撫李續宜爲欽差大臣時李世忠投誠已久扼守江北與賊相拒欽差大臣袁甲三因病求去朝廷許之世忠向受甲三節制甲三既去位詔世忠歸公節制並諭「李續宜接辦後亦應妥爲駕馭」值續宜丁艱公兼署安徽巡撫代請賞假

數月，回籍治喪。並請袁甲三暫緩交卸督師之任，均奉俞允。十五日，李鴻章克青浦縣。鴻章之圍青浦也，令程學啓等屯北簪山，郭松林等屯塘橋，其弟鶴章督之。連毀城外三賊卡，洋人華爾以輪船大砲助攻，城裂毀十餘丈。軍士咸登，賊奪路而逃，官軍復截殺之，遂拔其城。鴻章遣往寧波之常勝軍，亦會張景渠軍，攻克餘姚縣，捷聞，得旨嘉獎。十七日，左宗棠破賊于油埠。八月，苗沛霖獻壽州城及正陽關，李續宜命蔣凝學等入守。續宜力請回籍終制，奉旨賞假百日，以唐訓方署理安徽巡撫。偽慕王譚紹洸率十餘萬衆，犯上海之北新涇。李鴻章遣程學啓、郭松林等分路堵禦，大破賊于七寶。譚紹洸走野雞墩，糾衆復圍北新涇。鴻章督軍至虹橋，賊方憑河據壘，松林以五百人擊破之，賊始遁。淮揚水師敗賊于澱山湖。洋將華爾克慈縣，創甚死焉。左宗棠克處州府，應大捷于龍游縣。閏八月，賊犯寧國府，鮑超入城守之。蔣益澧軍至浙江克壽昌縣，公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會辦軍務。奉上諭：『大江兩岸疾疫盛行，前據該大臣奏到，即深軫念。曾經寄諭進攻金陵，不必急求速效，惟求有以自立。傷亡戰士，並須加意拊循。茲據疏稱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寧國金陵徽衢上海蕪湖各軍，皆以瘴疫死亡相繼。猛將如黃慶伍承翰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蘭楊岳斌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此時戰守均無把握，自屬實在情形。惟懇請由京簡派親信大臣前往會辦，以分責任之重，大挽氣數之艱難。該大臣諒亦爲憂勞焦灼所迫，朝廷信用楚軍，以會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況茲疾疫繁興，各軍將士疾病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疾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且致奸宄從而生心，賊人轉益張其凶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折，深虞墮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是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上蒼眷佑，滄辰全消。我君臣當痛自

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庇，賊中亦豈能無傳染？想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器量如曾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欽此！」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僞忠王李秀成率蘇常悍賊二十餘萬人援金陵。十九日圍攻公弟國荃大營。賊用西洋落地開花礮前後轟擊，震動天地。我軍百道堵禦，賊更迭進，歷十五晝夜，迄未休息。我軍以大礮火毬擊之，燒賊無算，抵死勿去。九月初三日，僞侍王李世賢自浙江率衆數十萬繼至，攻撲愈猛。我軍傷亡甚衆，而賊之死者倍之。初五日，官軍出營擊賊，破逆壘十三座，斬首數十級。十三日，賊埋地道兩穴，同時轟發，土石上飛。賊衆踰牆而進，前者旣殲，後者復登。官軍拋打火毬，間以槍礮，槍險三時，堵寨缺口，擊斃悍賊數千，賊餒少衰。白晝不直環攻，夜間仍輪班逼撲。連札百餘里，於官軍營壕之外，相距僅二十丈，仍暗開地道，冀乘雨夜轟裂。國荃命各軍修內壕內牆以禦之，分兵運破其地洞七處。十月初五日，我軍出壕，破賊壘數十座。賊衆悉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僞忠王僞侍王計窮遁去。金陵大營之圍始解。是役也，忠侍兩逆悉銳合撲，志在必逞。而鮑軍之在寧國者，爲悍酋楊輔清、黃文金所圍，不能赴援。金陵公所調浙軍之蔣益澧、蘇軍之程學啓，皆有故不得至。公弟國荃堅守四十六日，公弟貞幹力戰以通餉道，前後破賊壘數十，斬首數萬，營中火藥用盡，乃告貸于湖北江西將士，糴目髮面，皮肉幾盡。國荃左頰爲洋鎗所傷，軍興以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賊分股竄江北九洲洲，連陷含山、巢縣、寧國、廣德州之賊，攻陷績溪縣。國荃遣軍分守東西梁山以禦之。公疏陳金陵戰狀，奉上諭：「此次逆目李秀成等乘我軍疾疫之時，糾衆來犯，情形危險。該大臣調度合宜，曾國荃等水陸各軍，均能裹創血戰，轉危爲安，深堪嘉尚。第回思從前危迫之際，我君臣尤當同深儆懼，以迓天庥。寧國雖偶然小挫，鮑超謀勇兼優，諒能支持。金陵援賊經曾國荃等斬殺數萬，逆膽已寒。該藩司兵力本不甚厚，頓兵堅城之下，進退兩難，恐日久逆黨復生詭計，非鮑超之軍由東壩馳往會勦，則成相持之勢，故寧防甚

關緊要，非獨逆賊內犯南陵，掣動大局，爲可慮也。欽此。又奉諭：蘇浙諸賊會，因官軍逼攻金陵老巢，大舉來援。號稱數十萬衆，明攻暗襲，意圖吞策各營，合犯上游，賊計甚爲狡惡。經會國藩飭令會國荃督率各營將士，以屏病之餘，當窮凶之寇，苦戰力守四十餘日，以寡敵衆，出入生，竟能力挽危機，保全大局。僞忠侍兩逆，渠計窮鼠竄而去，金陵大營危而復安。詳覽摺中所敘戰狀，各營將士堅忍奮力，謀勇兼施，深堪嘉尚。各營立脚已定，仍宜嚴密防守，徐圖進攻之策。蘇州等處，援賊經此懲創，自不復敢正視。惟僞忠逆回蘇之後，分黨留守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洲洲。李世忠未知能否堵禦，寧國旌德同時喫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尙屬羸病之餘，著會國藩照所擬各策，分兵往援。欽此。旋奉旨：江蘇布政使會國荃著賞給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曾貞幹著加恩以知府用。欽此。當李秀成圍犯金陵大營之時，譚紹洸陳炳文復糾蘇杭嘉興賊十餘萬，分道自崑山太倉東犯。李鴻章令弟鶴章敗賊陸家行，郭松林敗賊方泰鎮，劉士奇、鄭國魁、會程、學啟、破賊三、江口、四江口等處。賊連營數十里，大河支港俱設浮橋，遂犯黃渡。鶴章、會學啟、分道、攻賊、松林、敗賊、于浮橋、賊築卡以阻我師，松林值爲半渡而擊之，賊大潰，追北至安亭河。時四江口守將劉士奇等被圍已久，鴻章親督軍至黃渡，紹洸、部、賊屯、吳松、江北，炳文據南岸。九月二十二日，鴻章令劉銘傳當其中，松林當其左，學啟當其右。自辰至未，鴻章望賊崩益無際，籤刪、督戰、益急，松林、銘傳皆過賊營，拔籤逾濠，伏而前，斃黃衣賊會數人，賊少動，乃冒煙直入。學啟胸中礮子傷，裹創疾前。賊由南岸潰而北，我軍三路掩殺，四江口之圍始解。十月洋將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遂至上海，大譚、李鴻章奪其兵，捕治之，裁常勝軍爲三千人，以戈登、李恆嵩同領之。十一月初一日，賊陷和州。初二日，唐義訓、王文瑞、克績、溪縣。初七日，賊陷祁門縣。初十日，唐義訓、王文瑞復之。十八日，公弟候選知府貞幹卒于軍。十九日，水師破賊于三汶河。二十七日，官軍破賊于護駕墩，燬賊船二百餘號。鮑超擊賊于馬頭鎮、楊柳鋪，大破之。是月，左宗棠克嚴州府，李鴻章克常熟縣。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回蘇州，悉銳爭常熟，鴻章遣軍援之。程學啟敗

賊于蠟山、蟠龍鎮、郭松林、李鴻章等，破賊于太倉境。十二月初五日，賊陷青陽縣。初九日，公弟貞幹、恆至安慶，公撫積大勳入城受弔。奉上諭：「前因知府曾貞幹擊退援賊，降旨詢問該知府札營何處？茲據國曾藩覆奏：「該知府自五月馳赴江寧大營，秋間染病，適值賊援大至，力疾督戰，解圍後，積勞身故。」等語。曾貞幹自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因國藩再三懇辭，擬俟江寧克復後從優獎勵。茲以力疾督戰積勞身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曾國藩奏請給卹，而曾貞幹係效力疆場，戰功卓著之員，著即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議卹，以示優異。欽此。」李鴻章疏陳曾貞幹生前戰功，懇請逾格優卹。奉上諭：「已故知府曾貞幹，隨同伊兄、曾國藩從事戎行，治軍有紀律，善拊循戰士，屢蹈危險，堅固不搖。咸豐十年克復太湖縣城，十一年克復安慶省城，本年肅清江北各城，進攻金陵，曾貞幹立功甚多。八九月間，援賊數十萬人，圍撲雨花臺，屢爭官軍餉道。該故員力戰苦守四十餘日，使賊卒不能進，被創遁去。乃因勞苦憂慮，遂致一病不起，可嘉可憫。曾貞幹著照二品例議卹，並准其予諡。于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藎。欽此。」二十一日，公弟國荃破賊于谷里村、六郎橋。二十二日，蕭慶衍敗賊于銅城。閏二十五日，朱品隆收復青陽縣。都察院奏：「江蘇監生周同、穀條、陳分、兵、攻、剿、常、州、略云：「金陵大營，自曾國荃力戰解圍後，賊膽已寒。惟偽忠逆剽狡善戰，必更徵調援賊，併力抗拒我軍。頓于堅城之下，兵家大忌。若翁、都、興、阿一軍，速由靖江、溇、澆，襲取常州，使賊首尾不能相顧。金陵孤立無援，必有擒首逆以獻者。」奉上諭：「現在江南大股賊匪，連陷和、合、巢、三、城，並欲分股突竄儀揚，江北萬分喫緊。都與阿斷無撤令由靖江進兵之理。第蘇、常、千里、陸、沈，百姓慘遭荼毒，果有機勢可乘，則早復一城，即早脫一日之塗炭。且奇、正、相、生，制勝之長策。頓兵堅城，兵家之大忌。該監生所論，亦不為無見。著曾國藩酌籌辦理。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二年，正月，賊大股圍攻溇縣，易開俊擊卻之。鮑、超、自、寧、國、援、溇、縣、攻、附、城、賊、壘、悉、破、平、之、賊、解、圍、去。公搜獲偽文，內稱偽忠王、李秀成，調集羣賊圍攻常熟。擬率二十萬衆，再犯江北，下擾揚州，上窺皖楚等語。朝廷飭公先事

籌防，並飭李鴻章進取太倉，援應常紹，俾該逆回顧。蘇常巢穴，不暇徑趨江北。時李鴻章遣驛密書諭常，常死守，而徽潘鼎新劉銘傳張樹珊以三千人乘輪船赴蕪山，樹珊營蘆蒲港西，傳銘營其南，跨海塘爲壘。鼎新由同觀山繼進，壘未就而賊至。銘傳樹珊擊卻之。鴻章遣常勝軍往助銘傳，復大捷。時浙江左宗棠之軍，連克金華紹興兩府，湯溪龍游蘭谿永康武義浦江桐廬各縣，浙東肅清。江浙軍事屢日有起色矣。二十八日，公自安慶東下視師。二十九日，抵池州府。二月初一日，聞蕪湖金柱關軍情喫緊，初三日，駛至蕪湖。初四日，周歷城壘，旋赴裕溪口。侍郎彭玉麟來會。由東西梁山駛赴金柱關。初五日，抵烏江水營，與提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日，入雨花臺營。初七日，偕弟國荃周察營壘。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洲洲。十六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查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等日，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漕漕鎮石澗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江。二十七日，次大通。二十八日，同至安慶。疏陳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情形。奉上諭：「曾國藩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近日軍情及密陳可懼可喜數端各摺片逆賊續由江浦縣新河口營壘迤邐西竄巢全椒之間。九洲洲逆壘尙未攻克，賊蹤紛竄江北，時切憂思。南岸則金柱關徽州休寧紛紛告警，該大臣已令超鮑等軍分道馳援。着卽與左宗棠所派劉典之軍合力攻剿，保全徽境。其劉連捷毛有銘等營分紮地面甚寬，務與西梁山運漕鏡及無爲州蘆州竭力固守。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兵力較厚，再行相機進取。至池州兩岸及西梁山大勝關等處難民編葦而棲，析骸以食，死亡灰燼之餘，不堪目擊等情。閱之殊深憫惻，如有可爲倡率捐賑之處，著該大臣酌量辦理。欽此。」當公之東下視師也，賊攻常熟益急。李鴻章遣軍攻太倉崑山冀分賊勢，而另遣戈登助剿福山遂破其城，擒賊首孝天義朱衣點常熟解圍。三月初二日，賊自江浦上犯，圍劉連捷毛有銘於石澗埠。公弟國荃遣彭毓橘援無爲以禦之。初十日，蕪湖水陸各軍克黃池賊壘。十一日，悉收內河要隘，毀賊舟淨盡。賊遁走溧水丹陽一帶，金柱關防務解嚴。劉典等破賊於休寧。十七日，蕭慶衍彭毓橘毛有銘劉連捷合擊賊於石澗埠，大破之。劉典等

克黠縣。十五日，李鴻章克太倉州。郭松林破賊於青堰支塘。十九日，賊犯廬江縣。二十一日，賊犯舒城縣。蔣凝學擊卻之。二十二日，朱品隆破賊於石埭。二十四日，賊圍六安州。二十五日，劉典破賊於黟縣。賊遁入浙江界。詔授公弟國荃爲浙江巡撫。左宗棠爲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並諭：「閩浙兩省軍務兵勇，均歸左宗棠節制。查該所部廣勇，著左宗棠揀員統帶。會國荃卽著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以浙事爲念。東南軍務，惟在該督撫等戮力同心，共圖挽救。國家異數酬庸，諒能兼矢公忠，以副委任也。欽此。」公與國荃交疏懇辭，略云：「功名之際，終之實難。消長之機，盈則必缺。臣與弟函商兩次，欲固辭則頗涉矯情，思立異於當世，欲受事則不自量力，懼貽譏於將來。不如稍安愚拙之分，徐圖尺寸之功。懇乞天恩，收回成命，俯准以開缺藩司效力行間。」疏入，奉上諭：「會國藩奏爲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命，並會國荃奏懇收回成命各摺，會國荃自統師南下以來，迭復沿江各城要隘，駐軍雨花臺，連破逆壘，與彭玉麟、鮑超等水陸諸軍，爲規取金陵之計。朝廷以會國荃勳績卓著，擢授浙江巡撫，並令仍統前敵之軍，一意進取，論功行賞，國家自有權衡。茲覽該大臣及該撫所奏，深以金陵未復，兵頓堅城，而該大臣兄弟異數頓邀，旣榮授以封圻，復令駐軍江南，遙領疆寄，深虞隕越，弗克負荷。在該大臣受寵若驚，固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懋賞懋官，權衡悉當。現在軍事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驅勉効忠，共期宏濟。該大臣惟當督率會國荃誠報國，以副委任，正不必瀆辭朝命也。欽此。」四月初二日，鮑超劉連捷等擊賊於六安州，賊解圍去。初七日，公弟國荃、彭玉麟、會克東、關城壘，遂克桐城。時公弟國荃圍攻金陵已久，賊百計欲解圍，分股由徽寧窺伺江西，由和含一帶，圖犯湖北。而由湖北下竄之捻匪，自斬水分爲兩股：一股回竄黃州，一股竄撲宿松，越潛太以撲廬桐。髮捻兩逆，聯成一片。公搜獲僞文，有由舒六而竄英霍，分道擾鄂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情形奉上諭：「此時會國荃雨花臺之軍，自不能輒自移動，墮賊詭計。湖北爲數省樞紐，誠不可稍有疏失。嚴樹森出駐圍風，當不至任賊竄入。羣醜蓄謀紛竄，會國藩所部各軍，幾於應接不暇。該大臣素能鎮定，惟當毅力

精心以圖萬全。其浙滬兩軍事機尚順。左宗棠以杭州不能即克，而艱於杜賊分竄。是以不急旦夕之效，固屬老謀。此時賊既紛竄北岸，及長江上游浙滬兩軍，如能一克富陽，以取杭州，一克崑山，以取蘇郡，則金陵之賊，腹背受敵，或可即收擒穴擒渠之效。該大臣等必能因時審勢，以赴事機也。欽此。又諭：『曾國藩現駐皖省，爲中權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疑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穎壽六安逆賊紛紛撲擾，凶饒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江湖北渡，聲言就食，不即擾及裏下河等處，而直上和含。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復爲此包抄大舉，勢將圍裏安慶，以解金陵之圍。曾國藩之軍逼城爲陣，不能遽撤。曾國藩所部桐舒守將，僅能自固。鮑超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磨集羣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游，實爲東南大局安危所繫。南顧彌增慮念。刻下皖事孔亟，惟浙軍尚屬切近。左宗棠務與曾國藩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欽此。』二十二日，鮑超軍克巢縣，遂克含山和州。皖北之賊遁去，而皖南之建德亦被官軍收復。賊蹤稍衰。李鴻章克嶠山縣。鴻章之圖嶠山，部將程學啟郭松林獻策曰：『嶠山環城皆水，上有陽澄巴城兩湖，下有清陽江，皆阻絕不能飛渡。由陸路至蘇州，必道正儀鎮，舊有四賊營，蘇州援賊屯焉。我襲而據之，斷其援而絕其竄路。賊膽既墮，破之易，且可燬其衆。』鴻章從其謀，命松林會程學啟，攻正儀，斬賊三千餘。戈登率常勝軍繼至，賊盡潰。偽慕王譚紹洸率衆四萬來爭，併力敗之。松林騰嗣武扼守隘口，學啟會諸將極力攻城。紹洸遁去，遂克嶠山兩縣。時劉銘傳駐常熟之鹿苑，聞嶠山既克，進攻楊舍汛克之。公弟國荃攻克雨花臺僞城，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皆下之。初，僞忠王李秀成自六安敗後，率衆東竄，聲言回救蘇州。李鴻章函商公弟國荃，力攻上游，以分賊勢。國荃度忠逆不回，援蘇。巢即窺犯揚州，裏下河計莫如急爭金陵老巢，攻其所必救，使城中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於四月二十七日，激厲各軍，先登者賞，退後者誅。漏卮二下，齊隊出隊，六路併進，各路以一營爲前鋒，兩營爲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濟等，專攻雨花臺，何玉貴等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湜出中路應之，蕭孚泗出右路應之，易

良虎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束草填濠，架梯欲上。賊遂驚覺，然砲外擊，我勇中敵而死者五人，衆勇辟易。李臣典立斬二卒，率旗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球盤空飛擲，悉入石城。天漸霽明，趙三元率中軍親兵從礮臺下蟻附而陞。李臣典武交清，率所部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時敵樓火發，賊方爭相奔救。不料煙霾中人聲鼎沸，亂鋒交下，我軍已奪僞城一座矣。諸將乘勝猛攻，東西南各卡，九壘皆克。羣賊潰奔，蕭孚泗、易良虎、陳湜，迫於長干橋，蹙逼入水者無數。國荃以雨花臺地段遼闊，此賊所必爭，乃抽四營駐守石城，增修六新壘，以接各營之氣。未幾，城賊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我軍蓄銳不發，賊不得逞，遂繞雨花臺，乘我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退。我軍四面搏擊，死者大半，餘賊負創鼠竄入城。是役也，俘獲二百餘名，殲戮六千餘人，奪獲砲械無算，賊勢從此衰滅矣。五月初三日，太平石埭賊分竄茂林、涇縣，易開俊擊敗之，斬首千級。初五日，江北賊由九洲洲南渡，初十日，楊岳斌以水師入浦口，復江浦縣。鮑超劉連捷等率陸軍沿江進剿，與水師夾擊，賊之未渡者，殲焉。伏尸數萬，江北肅清。十三日，公弟國荃、彭玉麟、楊岳斌會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賊壘。劉連捷等會水師攻九洲洲賊壘，大破之，殺賊二萬人。十五日，克九洲洲。長江上下一律肅清。易開俊、劉松山連破賊於涇縣。十八日，公弟國荃攻長干橋賊壘，破之。二十三日，朱品隆連破賊於青陽。是月，僞忠王李秀成渡江至無錫，率五僞王、水陸號數十萬，冀援江陰，竄常熟。李公鴻章遣弟鶴章、松林、劉銘傳等分禦之。松林敗賊陳市，銘傳敗賊華墅，鶴章登顧山，吹角趣諸軍。賊勢厚，我軍多傷亡。松林越南涇，趨長涇，賊大駭愕。松林戴板揮刀盪賊陣，血染衣盡赤，賊乃潰。追至祝塘，而北涇賊援長涇，斷我歸路。鶴章約銘傳搆板曳柴，潛設浮橋，以火器攻賊營，而伏大陣隘口殺賊。賊大亂，是役也。銘傳破北涇賊營二十七，松林破南涇賊營三十五，滕嗣武等破麥市橋賊營二十三，殺賊數萬，擒僞王朝將數百，禽獲賊馬五百匹，船三十艘，僞印二百顆。自顧山以西賊皆盡。六月初二日，鮑超移紮金陵神策門。初四日，苗沛霖陷壽州，知州毛維壽死之。十四日，李鴻章遣軍攻吳江縣，賊以城降。十六日，石埭賊陷黟縣，劉典攻克之。二十

二日，金陵城賊出儀鳳門，犯鮑超營，又出太平門，犯劉連捷營，我軍皆擊卻之。七月初一日，賊以西瓜砲攻下關石壘，李成謀劉連捷力戰卻之。初七日，江忠義等攻賊於湖口之文橋，克之。賊沿江下竄，江西肅清。初八日，公弟國荃攻克印子山賊壘，李鴻章攻克太湖賊壘，進軍蘇州。十七日，吳坤修破賊雙斗門。三十日，公弟國荃攻上方橋賊壘，克之。奉上諭：「金陵逆匪聚集悍黨，堅守老巢，時復伺隙出戰，並有白齊文投入賊中，廣置炸燬，分解金陵。曾國藩務飭各營預爲布置，以防轟撲，並著李鴻章於滬上沿江各隘口嚴密搜查，毋令洋人賣給粵匪鎗礮，以斷逆接濟。逆首畢萃金、蘇常等處賊勢必單，李鴻章正可乘機克復蘇常，爲步步進逼之計。欽此！」又諭：「金陵賊勢窮蹙，官軍攻剿喫緊之際，該逆困獸猶鬪，勢必拚死抗拒。曾國荃所奏旬日間戰守各情，諸軍將士皆能奮勇，倍加喋血苦戰。曾國荃現在調集江浦、浦口之蕭慶衍七營，過江駐紮七壘橋河邊，扼守秣陵關、小河進城之路，並以金陵城大，尙須添募萬人，以冀合圍，尅期掃蕩。惟江浦、浦口等處防兵，亦不可過於單弱。著曾國藩與曾國荃相機辦理，仍須謀出萬全，以期必勝。欽此！」八月初一日，李鴻章遣軍克江陰縣。初，劉銘傳攻江陰，僞譚王陳坤書來援，屢戰未克，乃召郭松林會剿。松林破祝塘橫塘賊巢，追逐四五十里，遂抵江陰。賊方傍河築木城自守，鎗傳出隊誘賊，松林軍突自山巔下，大呼曰：「斫賊！」鎗傳益奮擊，賊大潰，遂克其城。程學啓破賊於寶帶橋，毀其石壘一，土壘三。郭松林大捷於無錫，奪賊船百餘艘，賊死者萬人，失兩僞王。李秀成痛哭棄無錫而遁。奉上諭：「李鴻章奏官軍會攻蘇州獲勝，並踞平無錫賊壘各摺，蘇州寶帶橋爲水陸要區，現經我軍攻克，則規取蘇城已成破竹之勢。至無錫一路，經郭松林等協力進攻，東南兩城門賊壘一律踏平，攻剿甚爲得手。僞忠王李秀成已於八月十一日由金陵回蘇，所帶賊黨甚衆。金陵老巢勢必虛空，我軍正可乘此機會，迅圖攻取。著曾國藩督飭曾國荃乘機進擄，俾金陵之賊首尾不能兼顧，庶我軍於該二城或有以得手之處。欽此！」十一日，易開俊劉松山擊賊於涇縣，破之。十二日，公弟國荃攻江東橋賊壘，克之。十八日，賊襲寧國府，劉松山破之。二十四日，易開俊敗賊於涇縣，是時金陵城

東尚有數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壘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公弟國荃以東路未平，不能制賊之死命，遂令蕭慶衍彭毓楠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謀東渡立營拒賊。賊已先據河東，築數壘以拒我。蕭慶衍迭用巨礮隔河迎擊。九月十八日，派朱吉玉李祥和在西岸修三營，爲進兵之計。賊復列洋鎗數千枝於隄埂，與我軍對擊，相持不下者兩晝夜。二十日四更，李祥和等率隊從下游渡河，蕭孚泗等率隊從上游渡河，破五十壘，殲賊甚衆。俄而城賊蜂擁來爭，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壘，一面麾軍環進，挫賊前銳。逾時卻走，而東岸之營壘已成。二十四日，賊又諸道並出，銳不可當。陳湜彭毓楠蕭孚泗派兵扼駐其中，使雙橋門以東不能通，城賊之氣。蕭慶衍率部進取中路，戰入垓心。我軍小卻，將士憤甚，相排競進，賊乃靡然返竄。蕭慶衍以騎隊邀斷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諸石壘。而右路方山土山之賊，經熊登武等分道馳剿，亦各棄壘而奔。於是七壘橋據賊惶遽欲遁，蕭孚泗彭毓楠扼定東岸之左，李臣典等遮擊西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城中忽出大股，抵死來援。兩軍相搏，互有死傷。蕭孚泗等急督各軍，擊退援賊，仍復逼壘環攻。二十四日夜，令死士前往縱火。賊衆冒煙突出，遂將七壘橋攻克。由方山而南，爲秣陵關，關以南爲博望鎮。賊環鎮設卡者二，築壘者七，上可以應水陽，旁可以控金柱關。守關者爲朱南桂，亦國荃部將也。九月十八日，聞鮑超將有事於水陽。朱南桂約會朱洪章武明良等進次小丹陽，謀襲博望鎮，使不能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朱南桂銜枚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爲左翼。十九日昧爽，各軍齊抵博望卡。卡賊負固死守，槍礮橫飛，猝不能進。朱洪章俟賊少懈，昇巨礮，至左卡，一發而殲數賊。武明良又用火箭攢射，橋及右卡，羣賊駭懼，撲火爭竄。我軍正乘勝殺入，毀其壘卡。而壘內之賊，傾巢驟至。朱南桂往來猛撲，未能略挫其鋒。武明良陰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賊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官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朱南桂等縱兵夾剿，追賊至長流瀧地方，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米二千石。國荃以博望旣得，則秣陵關之勢孤，七壘橋旣得，則中河橋之勢孤。二十五日，派趙三

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秣陵關，又派陳湜、黃潤昌出七壘橋之西，與熊登武會師於中河橋，一戰克之。而秣陵關之賊見我馬步馳至，即棄壘奔潰，各營追至河干，深不可涉，僅斬尾賊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巢矣。二十七日，公弟國荃親督蕭慶衍、蕭孚泗、李典、傍城鈔入，鏖戰方酣，俄有一會指麾督陣，公弟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鎗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會中槍墮馬，賊隊亂，有敗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轉向淳化鎮大路而逸者。蕭慶衍、陳湜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獲百數十人。僞章王僞順王仍退入城，不敢復出矣。公疏稱：金陵一城，面面布置，據有重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自克九洲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又克七壘橋、秣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又爲我有。現令蕭慶衍進紮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得旨嘉獎。二十八日，石埭賊酋古隆賢率衆降，官軍收復石埭、太平二縣。易開俊克旌德縣，彭玉麟克水陽、新河莊等壘。李秀成之自無錫而遁也，仍闖大壘，聚賊八九萬，據金匱之后宅。李鴻章令弟鶴章營大橋角。秀成犯安鎮，郭松林擊卻之。賊麇集西路，意在保無錫，援蘇州。鴻章令程學啓、戈登逼齊門，擊破城中援賊。而松林設伏安鎮，興隆橋。賊至伏發，駭而奔，遂毀后宅。賊十一營，復進毀梅村賊十餘營。秀成由麻塘來援，松林邀擊，走之。是月奉到頒賞文宗顯皇帝御製詩文集。十月初一日，彭玉麟克滄溪、長樂賊壘，遂復高淳縣。初三日，易開俊復寧國縣。初七日，彭玉麟、鮑超克東壩。初九日，程學啓克薛墅關。十二日，鮑超克建平縣，遂復溧水縣。二十五日，李鴻章克復蘇州省城。先是程學啓攻蘇州，累月未克。鴻章親至學啓營，周察城東南隅，下令破賊。十六日，夜漏四下，軍士銜枚，設浮橋猛攻之。賊伏斷橋下，以洋鎗轟擊。戰已達其壘矣，而常勝軍傷亡多，不得進。僞忠王李秀成方由間道入城，助譚紹洸爲守。十九日，我軍盡出炸礮二十餘，轟其壘。學啓援南岸，戈登援北岸，鴻章親督之。日過午，牆傾十餘處，賊當者輒碎，伏窟中。李秀成謂紹洸率萬人突出，婁門拒戰。學啓令驍將王永勝、陳忠德、陳有昇、周良才、龔生陽、朱寶元等分應之。稍卻，常勝軍肉薄以登。長城石壘皆破。秀成紹洸遁入城，陳東友水師由黃天蕩登岸，擊賊寨葑門外，賊二十餘營悉盡。二十日，齊門賊自相



紹洗部雲官陳炳文鄧光明黃子澹等爲尤衆且悍。此次蘇錫兩城之克，剿除逆會殆盡，解散逆黨數逾萬。李秀成之巢穴既失，黨羽亦孤，該撫抵獲賊供稱：「該逆踰跟西走，隨行僅止兩萬餘人，將赴金陵解圍，計不得施，則挾洪逆並其母妻眷屬，由浙皖交界，竄走江閩，以尋回粵之路。」李鴻章自入蘇城，徧察賊情，規畫守禦，頗饒智謀。深以此會逸出江閩，仍恐蔓延爲患，其常州護逆陳坤書不甚耐戰，杭州之陳炳文鄧光明，聞忠逆勢敗思歸，多不願從。惟深陽侍逆李世賢，戰守俱悍，且與忠逆同惡相結，而陳鄧兩逆以嘉湖蓄積甚多，必須死守。幸而官軍各路，布局皆穩，金陵杭州再有一處得手，賊更瓦解。該撫擬即日馳赴錫城，籌布進取，令程學啓等軍由平望太湖兜剿，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鴻章劉銘傳等軍進圖常州，宜興，兜剿蘇城之賊，冀與會國荃鮑超之軍前後夾擊，所籌均極周至。卽著會國藩飭令會國荃及左宗棠聯絡進取，與李鴻章相爲策應。該督撫等務須隨時函商，層層進逼，萬不可稍涉遲延。欽此。初五日，公弟國荃治地道轟城，未克。十三日，金陵城賊撲營，國荃擊卻之。十六日，賊於城外修築營壘，又擊破之。賊大股犯建平溧水，官軍力禦卻之。十二月，奉上諭：「據馮子材奏，接據會國荃函稱：『忠逆已於十一月十二日，帶馬隊數百人潛入金陵，步賊仍紮句容等處。』現在金陵業經合圍，著會國藩飭令會國荃密速圍攻，斷不可令忠逆乘隙他竄。欽此。」十四日，郭松林劉銘傳破賊奔牛鎮。先是松林銜傳借張樹聲進攻常州城外賊壘，所向皆捷。遂克孟河鎮，僞章王自句容赴援，合僞護王治王衆五六萬，遮蔽城西南隅。周盛波等率千人繞其外，松林猛擊南門賊卡。賊各道受敵，乃大潰。陳坤書乞救於丹陽，據賊城卒難下。於是松林銜傳由西門至奔牛，賊嚴陣以待。銜傳以炸礮擊其西橋前營，松林由上游攻賊東南犄角而進，冒煙突入，斬賊數百。賊皆亂，咸奪門走。松林以馬隊數十突賊陣，馳驟縱橫，斫賊奔丹陽。是役也，以官軍四千，摧悍賊數萬，將士咸稱快焉。時苗練反側淮上，而江南之廣德亦喫緊。公疏陳李世忠蔣凝學，在正陽壽州等處啓蟬情節，及鮑超祇能力扼東壩，暫難分攻廣德。成大吉石清吉兩軍，已由官文調赴鄂省防剿，其餘未可輕動。奉上諭：「覽奏均悉，卽著照

該大臣所擬妥籌辦理，惟蘇常一帶軍情正在得手，賊勢趨重，丹陽句容金陵，意圖突圍上竄。馮子材兵力甚單，鮑超之軍又不能分攻，祇是相持局面，日久終慮變生。該大臣仍當於慎重之中，力求出奇制勝之策，方爲妥善。欽此。一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三年正月初六日，寧國之賊陷績溪縣，唐義訓擊走之。二十一日，公弟國荃攻克天保僞城，分兵扼截太平神策兩門。金陵城圍遂合。奉上諭：「曾國荃親督諸將，攻破鍾山石壘，奪回天保僞城，金陵城北之圍自此始合，所辦甚合機宜。惟是官軍不滿五萬，分布地段太長，深慮困獸猶鬪，亟思一逞。曾國荃穩慎進攻，晝夜嚴防，必須就地殄除，毋任竄突他處，以竟全功，而膺懋賞。欽此。」二十四日，李鴻章軍克宜興，荆溪二縣初鴻章令郭松林防宜興，洋將戈登欣然請從。十九日，松林率隊偵賊，敗賊北門，焚其卡。東西北三門出賊，欲困官軍。水陸分道迎擊之，擒斬賊數百。松林彼創。二十一日，常勝軍進河東，松林等陸軍進河西，水軍泝流而上。廿三日，東門及上湖橋賊壘俱破。僞代王黃靖忠由張渚達西泅登陸，分犯城東西。水官陸軍擊敗之，自東泅至西泅，追三十四里，奪賊船千餘艘，衆涕泣請降。次日，遂克宜興，荆溪縣城。是月，左宗棠克桐鄉縣。二月初一日，李鴻章軍克溧陽縣。鴻章檄郭松林由宜興攻溧陽。沙棠港賊二千來降。松林受之，遂敗賊於建渚，攻毀張渚賊十營。僞侍王李世賢據溧陽久，其下吳人杰、梁柏和等思反正，未得聞。及是，世賢由張渚敗歸。人杰等誓衆閉城不納。粵賊悉從世賢於外，乃遁湖州。泗安人杰迎降。松林入收其城。進軍金壇，盡毀城外賊壘。初九日，席寶田克金谿縣。十六日，李鴻章軍大捷於常熟。初，常州賊陳坤書合丹陽句容，據賊衆十餘萬，繞出常州城北，築營數十，日犯我軍。劉銘傳屢擊退之。鴻章弟鶴章令楊鼎勳周盛波，由南門移營城西。坤書率萬餘賊來爭，我軍力戰竟日，賊始退。賊覘圍城之師無可乘，乃圖繞竄腹地。值陰雨旬日，賊捲旗薙髮，冒雨奔馳至江陰南閘，遂犯常熟福山。於是蘇州以西皆震。鴻章檄郭松林、葉金壇勿功、倍道歸援。飭常州諸軍堅壁勿戰，令弟鶴章守無錫，楊鼎勳張樹聲橫截江陰之焦店、青陽，以阻其歸，而調嘉興無錫蘇

州各軍赴常熟助守。賊方併集江陰，無錫常熟間，而圍攻常熟尤急。官軍分門禦敵，賊勢蔓延，張涇橋東亭，直趨無錫。鶴章登陴督守，松林援將適至，擊賊於堰橋，賊始退。而賊之分犯江陰者，我軍復力擊敗之。賊遂併趨常熟，北至楊舍，福山南至顧山，王莊數十里，皆賊我軍越虞山而下，並出東北門擊賊。松林援軍復由嚴家橋至，賊出不意，驚怖，乃大破之，毀其營。松林方過至莊，僞滕王利王乘三萬，據焉。松林軍突賊陣，黃式壽死之。賊旋敗潰，追殺二十餘里。顧山陳市賊皆盡，常熟圍乃解。十八日，李鴻章軍克嘉興府，程學啓攻嘉興急，以洋礮毀城垣百餘丈，賊負土堵城，學啓揮旅，詭欲登城，俟賊益聚，乃然礮中，輒死數百，賊亦斃城根，實砲於中，以拒我軍。而湖州賊僞堵王黃文金由新塍犯我後，學啓遣張家瑜等擊走之。城賊漸不支，學啓促將士緣梯而登，死者相枕藉。學啓憤躍逾浮橋，肉薄登城，槍子中左腦昏絕，昇歸營，其下益褒，創冒死爭進，賊始亂。潘鼎新劉乘璋率水陸登城，城乃破。學啓創重，歸蘇州旋卒。公聞而痛惜之。是月，閩浙總督左宗棠攻克杭州省城，遂克餘杭縣，餘賊竄入湖州。奉上諭：「左宗棠奏攻克杭州，並餘杭兩城一摺，本日已將左宗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矣。杭州敗匪竄向德清，餘杭敗匪亦竄據瓶窰鎮。左宗棠既須剿辦瓶窰之賊，又須赴杭城布置，兼須進剿湖郡，用兵處所甚多，且距浙省邊界漸遠。所有浙江及江西交界邊防，著會國藩、左宗棠會商兼顧，嚴斷賊匪竄越之路，斷不可爲其所乘，致掣全局。欽此。」三月初七日，鮑超克句容縣，擒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等。金陵城賊自入春以來，常放婦孺出城，以爲節食之計，官軍兩次穿掘地道，又用雲梯猛攻，均未得手。自句容克復，賊已成檻獸，不能復振矣。李鴻章督軍破賊於楊舍沙山華墅三河口等處，鴻章既克嘉興，檄劉士奇王永勝統程學啓舊部會郭松林循福山進擊，鴻章自赴江陰。長涇督戰。賊方自楊舍至華墅夾山爲營，鴻章率弟鶴章昭慶由南路，松林士奇永勝等由北路，抵沙山，距華墅三里。賊列隊山阿，倚營抗拒。我軍猛攻，破其營，賊大潰，追奔四十里，毀城卡累百。日已暮，遂令松林等繞至江陰，會張樹聲等自北擊之。士奇永勝駐周莊，邀擊楊舍賊。鴻章率水陸，疾抵青陽。楊舍賊惶遽，夜竄雲亭，欲過三河口而西，鴻

章令諸軍絕其竄路。賊益致死。我軍橫截之。松林大破。三河口賊營賊爭道。浮橋盡斷。尸積水不流。樹聲擊其已渡者。賊號泣就縛。斬獲近二萬人。沿江竄賊乃盡。十五日奉土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剿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掃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同時疆臣膺上考者。湖廣總督官文。四川總督賂秉章。閩浙總督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凡五人。二十日。鮑超克金壇縣。公弟國荃遣軍在朝陽金川神策等門外開挖地道十數處。賊於附城一帶築月圍以拒之。二十二至二十六等日。官軍攻破月圍。焚其火藥。殲賊數萬。我軍傷亡亦近三千人。是月。左宗棠軍克武康。德清。石門三縣。四月初六日。李鴻章攻克常州府。初鴻章至常州。督諸軍攻城。時城西賊營猶二十里。夾運河左右環列。鴻章令劉銘傳攻西北賊六營。盡破之。郭松林楊鼎勳攻陳渡橋賊大營。又破之。餘十營皆潰。張樹聲鄭國魁周盛波等。會擊河干二十餘營。又盡平之。於是賊西道皆絕。惟小南門西門附城有十餘營。官軍復擊破之。陳坤書恐官軍蹙敗。賊入城。閉門拒。不納。悍賊盡死。城下乃合圍。三月二十二日。壞城垣數十丈。遣死士樹梯登。坤書率悍賊悉力堵缺口。火藥雜石俱下。官軍與賊衆皆死。尸枕藉。會天雨弗克。鴻章益繕攻具。築長牆。伏奇兵出擊。顧久雨不霽。四月初六日。交午。天大霽。反風。煙燄撲城。水陸砲聲發如雷。舊壞城牆復陷數十丈。賊以人寒缺。值炸砲。則手足旗幟。輒石紛激起天際。然旋死旋集。終不退。鴻章益揮軍登城。郭松林王永勝劉士奇接刃趣隊。擗藤牌噴筒。薄城。賊傾火藥。以長矛格刺。軍士十墮六七。不顧卒擁而登。接刃戰城頭。久之。賊始潰。坤書率僞烈王費天將巷戰。松林生擒坤書。周盛波擒費天將。松林急傳令於城棄械者免。於是跪而降者萬人。官軍亦亡千餘人。常州以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陷。越四年而復。日月時皆不爽。亦奇矣。十四日。鮑超擊賊於丹陽。大破之。常州餘賊竄徽州。唐義訓毛有銘金國琛截擊破之。餘匪竄江西。公以徽州失利。自請嚴議。奉旨寬免。初八日。富明阿馮子材收復丹陽縣。時郭松林劉銘傳將徇丹陽。師至奔牛。聞丹陽已克。乃還。僞侍王李世賢。僞康王汪海洋。僞聽王陳炳文。先後由安徽休歙祁門績溪等縣分竄江西。公檄鮑超自句容赴援。

而咨李鴻章遣軍代防。鴻章檄劉銘傳屯句容，鄧國魁屯東壩，周盛波屯溧陽之南渡，定埠。於是江蘇郡縣皆復，惟金陵未克。五月初八日，奉上諭：「李鴻章所部兵勇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砲隊尤爲得力。現在金陵功在垂成，髮捻蓄意東趨，遲恐掣動全局。李鴻章豈能坐視，著卽近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砲隊，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相機進取，速奏膚功。李鴻章如能親督各軍，與曾國荃會商機宜剿辦，尤易得力。曾國藩身爲統帥，全局在胸，尤當督同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和衷共濟，速竟全功，掃穴擒渠，同膺懋賞。總以大局爲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見。欽此。」公疏稱：「蘇常克復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兩詢臣弟國荃亦以師久無功，不敢更求助於人，近於畏難卸責，始勤終怠者之所爲。乃兩月以來，百計環攻，傷亡至四千餘人，所挑地道已被該逆從內掘出三洞。此外諸洞亦難奏效，而曾國荃焦勞致疾，飲食漸減，餉項奇窘，尤爲可慮。臣已恭錄諭旨，加函催請李鴻章親來金陵，使僅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旋兩次奉旨催李鴻章助攻金陵。公疏稱：「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瀆催矣。」

「奉上諭：『據曾國藩奏：曾國荃焦勞致疾，餉項奇絀，尤爲可慮。』等語。前據李鴻章將輪船經費五十萬兩解赴大營，曾國藩何時收到，卽行具奏。曾國荃積勞致疾，開之深爲慮。念現在大暑炎蒸，該大臣卽傳知該撫善爲調攝，金陵城大而堅，賊悍且衆，困獸之鬪，不可不防。該撫務當指循士卒，嚴防竄突，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欽此。」

二十二日，李鴻章遣郭松林等軍攻克長興縣。三十日，公弟國荃攻克龍岡子山石壘，賊所稱地保城也。官軍自得天保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既在要害，百計環攻不下。國荃遣李祥和等攻克之，遂築砲臺其上，日發大砲擊賊，居高臨下，城中形勢皆在掌握矣。六月十六日，公弟國荃攻克金陵。僞幼主洪福瑱遁走，僞忠王李秀成及洪仁達等伏誅。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僞天王洪秀全見勢窮，挽絕服毒身死。羣酋私瘞僞宮內，祕不發喪，而內外喧傳已

備，乃立其子洪福瑱爲幼主。官軍自六月朔輪流苦攻，晝夜不息。國荃度城內賊糧足支數月，我軍地道三十餘穴，俱未奏功。將士疲敝，恐生他變。益誓師督戰，飭李臣典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極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能登武王遠和等距城十餘丈，築礮臺數十，令諸軍積溼蒿，覆以沙土，肉薄相逼，死亡枕藉。十五日，國荃率李臣典親詣地道洞口，指揮士卒埋藥。忠會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砲壘，及附近溼蘆蒿草，官軍久勞之餘，幾爲所乘。賴伍維壽彭毓楠等左右分擊，獲免。十六日，嚮明、國荃飭各營穩站牆濠，嚴防衝突。而另軍力攻太平門。龍博子一帶，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國荃懸不資之賞，嚴退後之誅，各將士誓死報國。登時火發，霹靂一聲，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亂石如雨。李臣典率官軍蟻附爭登，直衝倒口而入。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大隊稍却。彭毓楠蕭孚泗等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羣賊抵死巷戰，我軍分路齊進。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鶴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等，亦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兵力益厚。直鏖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路則彭毓楠武明良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蕭孚泗熊登武慶衍蕭開印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守陣之賊，誅戮殆盡。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陳湜易良虎等猛攻旱西水西二門月城。僞忠王李秀成方率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爲陳湜大隊所阻，乃轉回清涼山隱匿民房。黃翼升率水師攻奪中關欄江磯石壘，乘勝至旱西門，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旱西水西兩門。由是全城各門皆破，日已暝矣。而賊猶守僞王城。朱洪章與賊搏戰，沈鴻賓等從左路捲旗趨僞城東，迤邐而南。三更時，僞天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火舉，突出悍賊千餘人，手執洋槍，向民房街巷而走。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其僞宮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人。奪獲僞玉璽一，金印二方。僞幼主洪福瑱率死黨二千餘人，乘

官兵夜戰之時，由缺口遁走。國荃傳令閉城，分段搜殺。三日夜火光不絕，斃賊十餘萬人。凡僞王僞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水火者居其半。十九日，提督蕭孚泗搜獲僞王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於是各營救火，掩埋賊屍，拔出難民數十萬人。公弟國荃馳驛報捷，奉上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城大概情形一摺。逆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衆，久踞金陵，負隅死守。曾國荃等督兵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將城外賊壘悉數掃蕩，茲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藉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非曾國藩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僞城攻破，巨寇就擒，即應渥沛恩施，同膺懋賞。其洪秀全及著名巨酋，必須悉數擒獲，毋使兔脫。此外被脅難民，仍著設法安插，以示寬大之仁。金陵巢穴已覆，各路餘匪，自必聞風喪膽。著左宗棠、李鴻章乘此聲威，迅克湖郡。楊岳斌計已行抵南昌，即著迅將江右逆氛掃盪，俾東南數省，咸就肅清。登吾民於衽席，有厚望焉。欽此。』公以大功不易居，乃讓潮廣總督官文居首，連銜入告。略云：『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僅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至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蕭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剷除元惡。臣等深惟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巨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由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實彌殷。遂能誅除僭僞，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旣慚我文宗不及目覩獻誠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盪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疏入，奉上諭：『本日官文、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江寧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

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髮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亂以來，由廣西竄兩湖三江，並分股擾及直隸山東等省，逆蹤幾徧天下。咸豐二年佔踞江寧省城，僭稱偽號。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我皇考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罰。特命兩湖總督官文爲欽差大臣，與前任湖北巡撫胡林翼肅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駐紮宿松一帶，籌辦東征，復特授會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東征江皖。號令既專，功績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龍馭上賓。其時江浙郡縣半就淪陷，遺詔諄切，以未能迅殄逆氛爲憾。朕以冲幼，寅紹丕基，祇承先烈，恭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指示機宜，授會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以一事權。該大臣自受任來，卽建議由上游分路剿賊，飭彭玉麟楊岳斌會國荃等，水陸並進，壘克沿江城隘百餘處，斬馘外援逆匪十數萬人，合圍江寧，斷其接濟。本年六月十六日，會國荃率諸將克復江寧外城，殺賊數萬。逆首仍據內城，抵死抗拒。三更時，偽天王府同時火起，洪逆衝出偽殿，往南門竄至民房。四更後賊股千餘人，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缺口衝出。經會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大隊追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瘞於僞宮院內。僞幼主洪福瑱重襲僞號。」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經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廣兩湖等處，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日搜殺淨盡。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僞王僞主將僞天將及大小會目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此皆仰賴昊蒼眷佑，列聖垂庥，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識拔人材，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惟藐躬涼德，何以堪此追思。先皇未竟之志，不克親見成功，悲愴之懷，何能自已。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載。竊據金寧，亦有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百餘城。卒能次第盪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自咸豐三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

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援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次功告成，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會國藩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會國藩勦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湖募勇，克復安慶省城。同治元年，連克巢縣、含山和州等處，率水陸各營，逼進金陵，駐紮雨花臺，攻拔僞城，賊衆圍攻，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正月，克鍾山、石壘，遂合江寧之圍。督率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克復全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苦，公忠體國。會國荃著賞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提督李臣典，於槍礮叢中，開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即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著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肅孚泗督辦礮臺，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勳勞卓著，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欽此。其餘文武百二十餘員，論功進秩有差。又奉上諭：「軍興以來，各路統帥疆臣，公忠體國，共濟時艱。現在紅旗報捷，東南軍務，即可從此底定。各路統帥疆臣，尤宜特加異數，以昭恩渥。欽此。」於是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員勒，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錫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並將本支內務府旗籍，拾入正白旗滿洲，賞戴雙眼花翎。江蘇巡撫李鴻章，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陝西總督楊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均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提督鮑超，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西安將軍都興阿、江寧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世職。署京口副都統魁玉，賞給雲騎尉世職。漕運總督吳棠，賞給頭品頂戴。惟閩浙總督左宗棠及杭州將軍國瑞、江西巡撫沈葆楨，但奉優旨褒獎，俟浙江、江西肅清後，再行加恩。又奉上諭：「粵逆入據江寧，負隅抗拒，實爲從來未有之悍寇。此次水陸各軍，於溽暑炎蒸之際，猛力環攻，迅克堅城，悍黨悉除，渠魁就縛，非會國藩運籌決策，督率有方，會國荃等躬冒矢石，鼓勇先登，末由建此奇功，成乃不績。朝廷嘉悅之懷，實

難盜逃除會國藩等已加恩錫封外，發去銀牌四百面，著會國藩、會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各路賊匪皆視金陵爲趨向，此時巢穴既覆，其餘竄逸之匪，聞風喪胆。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洩神人之憤。欽此。又奉上諭：「咸豐三年，洪逆竄陷江寧省城，竊據者十有餘年，百姓遭其荼毒，或被裹脅而鋒刃頻罹，或轉徙他鄉而溝壑難免，豈豈何辜罹此殘酷？著會國藩、李鴻章查明江蘇地方應徵錢漕，分別應蠲，應緩候旨施恩。欽此。」二十四日，公由安慶御輪船東行。二十五日至孝陵，慰勞將士。二十八日，巡視城垣。二十九日，親訊僞宮婢黃氏，始於僞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偏體皆用繒龍黃緞包裹，頭禿無髮，鬚已間白。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因卽戮屍而焚之。七月初二日，一等子李臣典卒於軍。初四日，設善後局，賑難民。公親訊逆酋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等。秀成書親供四萬餘字，歷述賊中興敗始末，冀貸一死。公以該逆罪大駭戮之。因疏陳處治逆酋粗讎善後事宜。略云：「臣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憔悴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城後，連攻十五晝夜，但出行隊，未支帳棚，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熬黑。雖與臣最習之將，初見幾不相識。其論功最首之李臣典，冒暑受傷，一病不起。諸將奔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會國荃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衆露處過久，又復徧發溼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次之勞苦者。臣宣道皇仁，多方撫慰，旣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勸以忘死忘勞之義。至僞天王洪秀全逆屍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僞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錡、龐際雲、孫尙等，暨各文武等公同相驗。該逆屍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徧身皆用繒龍黃緞包裹，雖纏腳亦係繒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屍，舉烈火而焚之。有僞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卽守埋逆屍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經年不見僞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祕不發喪。而城內羣賊城外官兵，喧傳已徧十餘日，行始宣布。」等語。僞幼主洪福瑱繞室積薪，爲城破

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在偽宮灰燼之中，反復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偽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蕪湖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曾國荃迅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瑱以十六齡童，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偽玉璽一方，金印二方，臣當專差齎送軍機處，俾修方略者有所考焉。李秀成之被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視。臣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委員鞠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斂髮逆之始末，述忠曾之戰事，甚爲詳悉。臣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據江西之糧，以救侍逆之饑。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圖解長圍，則擄寧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饑」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宣專殺兩廣之人，恐粵匪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即洋人戈登、雅安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爲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既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之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漏網，貳而貽巨患。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再者，李逆權術甚黠，頗得民心。城破後，竄匿民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而殺之，投諸水中。若代李逆發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偽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即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遂於初六日行刑。其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奉旨：「所辦甚是，著即將洪李二逆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而儆兇頑。欽此。」鮑超破賊於撫州許灣，斬馘四萬。十一日鮑超克復東鄉金谿兩縣。十二日江忠朝等克復崇仁宜黃兩縣。

十三日，公札撤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爲皖北游擊之師。十七日，巡查貢院，榜示金陵房屋章程八條。廿五日，鮑超克南豐新城兩縣。二十七日，左宗棠軍會李鴻章軍，攻克湖州府城。湖州西南倚叢山東北多水道，險固可守。故趙景賢擅拄賊中，而陷亦獨後。僞堵王黃文金猶擁衆十萬據之。浙師既克孝豐，遂進安吉。宗棠方注意吉安，圍截賊竄道，並令總兵高連陞、王月亮降將蔡元吉、鄧光明等進湖州東南。五月初，攻克菱湖、東林山，進營妙喜鎮。鴻章以蘇湖接壤，命郭松林、楊鼎勳屯長興，吳毓芬屯夾浦口，爲湖西之師。松林分軍會潘鼎新、屯平望，吳淞南潯爲湖東之師。浙師蔡元吉方軍長潘山賊圍攻之，急統領浙軍布政司蔣益澧、函屬鼎新攻晟舍，鼎新以炸礮隔水擊壞其營，賊布椿水中，鼎新以小火輪船駛入，盡拔其營樁，浙軍張景渠亦出師，次第毀其石壘，乃大破之。而湖州之西，呂山、尹隆橋、大德橋，皆遶泗安廣德之地。六月二十二日，郭松林由長興南進跨塘橋，自至呂山，察賊勢。二十三日，往攻之。先拔山腹賊營，山巔賊亦潰，追殺千餘人。賊遁尹隆橋。二十七日，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皆率師至，進扼尹隆橋、大德橋，與賊隔水而軍。二十八日，松林、士奇、鼎勳分道剿賊。鴻章察知賊困窘，必將西趨，益促松林等進軍。賊先於尹隆橋設立十數營，臨橋築石卡，圍以月牆，外濠二重，引河水灌之，可滅頂。於是松林等亦築長塹，置炸礮。七月十五日，炮毀其月牆，湖州賊來援。十六日，松林等令潛拔其濠外木。十七日，軍士奮勇而登，松林督之以抵內濠。松林中鎗，復遇雨，火藥盡溼，乃退。二十日，賊自尹隆橋至白龍洞，袤延二十餘里。來犯松林，令易用剛迎賊，自督李長樂等斷後。士奇永勝由呂山夾擊破賊，擒斬數千人。二十六日夜，松林等銜枚趨大德橋，渡河圍攻賊營。賊大駭愕，悉破之，並破沿山賊十餘營。士奇率所部移屯至廣德，泗安之賊遽滅。二十七日，城賊傾巢出爭，松林等約各路軍疾攻城，分伏六營於尹隆橋八字橋河干伺之。黃文金率悍賊數萬，至勢甚驟。松林率水陸軍迎其左，永勝由山徑迎其右，文金袒而奮刀，狂妄突回，槍礮密格之，不得前。我軍益奮呼，賊乃返奔。追之橫塘渡，尹隆橋伏起，松林繼至，守賊亦潰，盡破其營。鼎新遂會浙軍奪府城，敗賊奔安吉。松林追至梅溪鎮，逼之山谷。

間，殲斃無算，文金猶逸去。二十八日，公回至安慶，左宗棠克安吉縣，浙江平。二十九日，李鴻章遣劉銘傳克廣德州，僞昭王黃文金方挾僞幼主洪福瑱據廣德，聞銘傳軍至，挾福瑱出走寧國山中。餘賊猶迎拒，銘傳追至廣德西門，賊由南門逸，遂收其城。是時江蘇浙江皆肅清，惟江西皖楚尚有餘匪。公既撤湘勇二萬五千人，而朝廷恐敢勇嘯聚爲亂，御史陳廷經條陳勇補兵額，寄諭垂詢，公前復具疏略云：「臣初到金陵，擬令將士休息一月，即派勦廣德等處。乃諸將盛暑廢兵，病者甚多，紛紛稟請撤勇回籍。臣以皖浙未靖，本不欲遽撤多營，惟念近歲以來，但見增勇不見裁撤，無論食何省之餉，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損者皆國家之元氣。前此賊氛方盛，萬不得已，屢募屢增，以救一時之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節一勇之糜費，亦即銷無窮之後患。諸將之願遣散歸籍，蓋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臣弟曾國荃困憊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忡，據稱心血過虧，欲請回籍調理，一面親率遣撤之勇，鄣勒南歸，求可爲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終之道。湘勇招募之初，選擇鄉里農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不至別生枝節。至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爲然。蓋勇丁之口糧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馬糧之缺極少，守糧月支一兩，不足供衣食之需，誰肯於數千里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三江綠營之兵，必不情願。其願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臣愚以爲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爲經久可行之道。」奉旨：「均照所議辦理。惟據曾國荃「因病回籍，部勒散勇南歸」等語，該撫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蓋臣謀國之誼，尙未得酌盡善。況遣散勇丁，祇須分派妥靠之員，沿途照料。現在江寧安慶等城，均須督兵鎮守，該撫正宜駐紮江寧，安心調理。一俟就痊，即可幫同曾國藩分任其勞。即著曾國藩傳旨存問，無庸遽請開缺回籍。欽此。」公復疏：「曾國荃病狀，力請開浙撫缺回籍調理。」奉上諭：「曾國荃自隨同曾國藩剿賊以來，迭克名城，勦績卓著。本年親督將士，苦戰數月，攻拔江寧省城，殲除巨逆，厥功尤偉。乃以連年辦理軍務，心力交瘁，遂致憂勞成病，請假開缺回籍，情詞極爲懇摯。若不俯如所請，惟恐爲職守所羈，未能從容

曾文正公大事記

曾國荃奉准其開缺回籍調理，並著賞給人參六兩，交該撫祇領，用資保衛。該撫係有功國家之臣，朝廷正資倚畀，尙其加意調治。一俟病痊，卽行來京。陛見。欽此。又諭：曾國荃督兵數載，偉績豐功，朝廷甚資倚畀。第櫛風沐雨，辛苦備嘗，致病日劇，已明降諭旨，准開缺回籍，並賞給人參六兩，以資調理。所有江寧善後事宜，卽著曾國藩馳往江寧，斟酌機宜，妥籌辦理。欽此。八月初一日，湖州餘賊竄寧國，劉松山迎擊於錢材鋪，降四千餘人。賊竄歙縣。初七日，唐義訓易開俊夾擊，大敗之，擒斬三千有餘。開俊乘勝逐北，連捷於六甲嶺、胡須嶺等處。義訓連捷於豹嶺、佛嶺、鎮口等處。殲酋目九人，僞幼孝王斃焉。左宗棠擊賊於昌化、淳安之境，大破之，斬賊首黃文金。餘匪挾洪福、瑛竄入江西之廣信境。於時金陵克復，歷兩月，朝旨詢問善後事宜甚多。公分條覆奏。其一：江寧省城賊據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兵克復，羣會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房屋極少，街市尙未復業。臣嘗至貢院履勘一次，號舍六千餘間，尙完好。惟監臨主考官及各所片瓦無存。現經委員廣集工匠，趕緊興修，擬於冬十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矣。其一：駐防旗營，亟宜修理。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寧旗營，次修京口旗營。工有先後之分，庶籌辦有措手之處。昔歲逆陷金陵，旗營三萬餘人，幾同一爐。被害之慘，甚於京口，殉節之烈，甲於天下。十餘年來，陸續增添，現存不過八百餘人，籌餉甚易，爲力至挑開散京旗，以實江寧兵額，亦俟修蓋營房，規模粗定，續奏辦理。其一：御史陳廷經條陳疆域略爲變通，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爲省，古人經畫疆理，具有深意。我朝聖君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爲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如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號令並不行於江北。畫疆大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勝控扼之道，守江南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疆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

必輕改成憲。奉旨如議。九月初八日，公至金陵。二十日，公弟國荃遵旨詣明孝陵致祭。江西浙江官軍會破賊於廣信府，洪福瑱遁走石城。二十五日，席寶田追擒洪福瑱送南昌斬之。江寧破賊於寧都州，賊竄閩粵境。江西平閩浙總督左宗棠錫封一等伯爵，提督鮑超錫封一等子爵。賊之竄廣東者，攻撲南雄州，竄閩者陷武平縣。張連蘭死之，賊遂徧擾汀州屬境，陷漳州府。而據之。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回湘時，捻髮各匪麇集湖北，擾及皖之六安英山太湖。公遣蔣凝學劉連捷分道塔禦。賊退入蘄水羅田依山據險，綿互幾二百里。石清吉陣亡，僧親王由商城進駐黃岡之上巴河。朝旨詰問湖廣總督官文屢次敗衄，挫失名將，自問當得何罪？又以逆會陳德才馬融和倪瀧吳義汰，人數尙衆，非楚皖豫三省通力合作，不能殲滅。於是飭公前赴鄂交界，督兵剿賊。而以李鴻章暫署兩江總督，吳棠暫署江蘇巡撫。十七日，李鴻章至金陵，公與商裁退楚軍，進用淮軍之策。又以蘄黃四百里之內，公與僧親王官文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啓賊匪輕視將帥之心。擬仍駐安慶六安等處，上疏陳狀。奉上諭：「前因楚皖賊勢甚衆，僧格林沁官文均未得手，是以諭令曾國藩督師剿賊。嗣據僧格林沁等先後奏報，蘄水獲勝，成大吉軍解圍，賊竄英山等處，經僧格林沁等督師進剿，擒斬首逆多名，降者十餘萬衆。昨又據喬松年奏報，捻逆陳德才自戕，髮逆剿除淨盡，皖省一律肅清。是楚皖近日軍情較之半月以前大不相同。現在楚境餘賊由黃河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楚軍可敷剿辦。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紮金陵，妥籌調度。李鴻章現在入關監臨，俟出關後，仍回江蘇巡撫本任。江蘇各郡縣新復，一切理財用人，撫綏安輯諸事宜，非老成碩畫，真能視國如家者，不克勝此鉅任。曾國藩惟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重，次第經畫，奠安黎元。欽此。」十一月初八日，改殮前總督陸建瀛遺骸，公親詣祭弔。二十二日，會考拔貢優貢。十二月十五日，鄉試謁曉，取士二百七十三名。是月左宗棠督師入閩剿賊，湖北捻匪由襄陽竄河南，僧正王追擊之。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四年正月，昭忠祠成，設粥廠，以食飢民。二月，飭各屬置積穀，定收養貧民挑補綠營章程，葺鍾山尊經兩書

院時公弟國荃回滬已久，散勇歸農，俱各安堵。奉上諭：「上年江寧克復後，曾國荃因病陳請開缺回籍，當經降旨令該撫病痊卽行來京陛見。迄今已及半載，該撫病體當可漸次就痊。朝廷以該撫功績昭著，且年力強盛，正可藉資倚任。著曾國藩傳知曾國荃，如病已就痊，卽行來京陛見。現當勤求治理，需才孔亟之時，該撫慎勿遽萌功成身退之志，以副期望。欽此。」公奏疏稱：「臣弟國荃病尚未愈，欽奉寄諭，已恭錄傳知。」公復札飭各軍，大裁湘勇，駐金陵者，僅存四營耳。三月，李鴻章檄郭松林率軍四千人，就航海赴福建，助剿漳州賊。松林破賊於東山恆倉社、東嶽廟等處。四月二十一日，左宗棠督軍攻漳州府，郭松林率師助剿，克其城，遂復雲霄、詔安兩廳縣。松林剿平同安土匪，福建平賊，竄廣東。中興將帥封侯伯者，奉旨鈞以美名。公曰：「毅勇侯。」公弟國荃曰：「威毅伯。」官文曰：「果威伯。」左宗棠曰：「恪靖伯。」李鴻章曰：「肅毅伯。」二十四日，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詔公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赴山東督兵剿賊。以李鴻章暫署兩江總督，劉銘傳護理江蘇巡撫。五月初九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赴山東一帶督師剿賊，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綠旗各營，及文武員弁均著歸會國藩節制調遣。如該文武不遵調度者，卽由該大臣指名嚴參。欽此。」公疏稱：「潘鼎新一軍，由輪船駛赴天津，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補臣迂緩之過。至於節制三省，臣實不能肩此鉅任。卽才力十倍於臣者，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懇乞收回成命。」奉上諭：「會國藩懇辭節制三省之命，具見謙抑爲懷，不自滿假。該大臣更事既多，成效夙著，若非節制直東豫三省，恐呼應未能靈通，勿再固辭。欽此。」二十五日，公由金陵啓行。閏五月初八日，抵清江浦，復具疏辭節制三省之命，奉上諭：「會國藩因節制三省任大責重，復懇收回成命，具見謙抑爲懷，第賊氛猖獗，時事孔艱，事權不專，則一切調度事宜，深恐呼應不靈。該大臣惟當力任艱鉅，與三省督撫和衷籌畫，將此股賊衆尅期殲滅。彼時三省軍務既平，自可無庸該督節制。旣爲其實，毋避其名，萬不可稍存過慮之心，再有瀆請。欽此。」二十二日，公由清江沂淮西上。二十九日，抵臨淮關駐營。十三日，公弟國荃簡授山西巡撫。二十四

日，奉上諭：『會國荃已簡授山西巡撫，會國藩當屬該撫勉圖報效，作速赴任，勿以病辭。欽此。』七月初八日，公具疏謝恩，並陳明弟國荃病狀未知現在是否痊愈，已恭錄諭旨，囑其勉圖報效。公弟國荃具摺辭山西巡撫之命。八月初四日，公抵徐州。十五日，捻匪破辛家集，徐州戒嚴。是月，福建官軍進克廣東鎮平縣，賊據嘉應州。左宗棠督兵圍攻之。十月初九日，徐州官軍擊賊獲勝，賊竄山東。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宗棠克嘉應州，粵匪勦滅淨盡。東南底平。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公遣劉銘傳克湖北黃陂縣，擒匪軍竄河南。公弟國荃簡授湖北巡撫，奉上諭：『刻下捻匪竄擾湖北邊境，防勦正當喫緊。會國荃素嫻軍略，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且由湘鄉赴鄂，相去甚近，著會國藩李鴻章，卽行知照該撫，迅赴新任，力圖報稱，不得稍存推諉，致負屬望。欽此。』二月初九日，公自徐州拔營啓行。十五日，宿鄆縣，謁孟子廟。十六日，次曲阜縣，謁至聖先師廟。十七日，偕衍聖公孔祥珂出謁聖陵。十九日，至濟寧州駐營。四月初七日，公偕山東巡撫閣敬銘巡視運河。初九日，直隸總督劉長佑會於申家口。十一日，公渡黃河，至張秋鎮。十六日，登岱嶽。十九日，回濟寧，拔營舟行，查視運河隄牆。七月初八日，入淮。十五日，發五河縣，途遇大風，公舟幾覆。幸風將船篷吹去始獲安。十六日，抵臨淮駐營。患病二十八日，力疾登舟。八月初九日，抵周家口駐營。九月，公疏請李鴻章視師徐州，公弟國荃視襄陽。旨如議。十月十三日，公疏稱病難速痊，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以散員留營効力。奉上諭：『該大臣勳望夙著，積勞致疾，自係實情。著再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理。就痊，卽行來京。陸見一次，以慰廬系朝廷賞功之典，具有權衡。該大臣援古人自貶之義，請暫注銷封爵，著無庸議。欽此。』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諭：『會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陸見。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著授爲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欽此。』又奉上諭：『會國藩卽遵前旨，將軍務交與李鴻章接辦，該督卽回兩江本任，辦理餉需軍火，源源籌解，俾李鴻章得離江境，統兵追勦，則籌餉與勦匪之功，均爲國家倚重。正

不必以開缺赴營，始足爲朝廷宣力也。欽此！公疏稱：「病體難勝重任，若雖營回署，又不免畏難取巧之譏。請仍在軍營照料，維繫湖淮軍心，庶不乖古人盡瘁之義。」奉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効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避艱險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湖淮軍餉，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艱就逸爲嫌，致多顧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欽此！」十二月初三日，公再疏力辭，奉上諭：「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殊大，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即懷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湖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一氣，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廑念。欽此！」公疏稱：「遵旨暫接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御史穆緝香阿劾公：「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奉上諭：「年餘以來，曾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殲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遽蕲厥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公自周家口啓行。十五日抵徐州府。十九日接篆。與欽差大臣李鴻章商籌兵餉大計。奉上諭：「曾國藩既經接受兩江督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應辦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勦望。素著大員坐鎮，著即回駐省城，以資鎮攝。該督公忠體國，自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隆，勉爲國家宣力。一切軍情調度，仍著李鴻章隨時咨商，以資裨益。欽此！」詔授李鴻章爲湖廣總督。二月初三日，李鴻章前赴河南督師。十六日，公由徐州啓行。三月初六日，抵金陵總督署。居民焚香跪道以迎。奉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公忠素著，保障東南，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五月，奉上諭：「曾國藩著授爲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欽此！」十月，公弟國荃奏請開湖北巡撫之缺，回籍調理。奉旨報可。十二月，李鴻章勦平東捻，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加恩加一等雲騎尉世職。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公自金陵啓行。二十六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山，觀蘇文忠王帶爲詩記之。旋登焦山。閏四月初三日，抵蘇州省垣。奉上諭：『曾國藩著授爲武英殿大學士。欽此。』初十日，至上海縣駐鐵廠，查閱輪船、洋礮工程。十五日，公由輪船回金陵。七月，李鴻章剿平西捻，奉上諭：『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軍火，俾李鴻章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詔以公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調補兩江總督。公疏請陛見。十一月初四日，公自金陵啓行，士民攀送，填塞街巷，爲詩歌以餞者數千八百人。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寓東安門外賢良寺。奉旨賞紫禁城騎馬。十四日，味爽趨朝，見軍機大臣於朝房。已正叫起，公山帶領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兩宮皇太后在後黃幔之內。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公入門跪奏稱：『臣曾國藩恭請聖安。』旋免冠叩頭，奏稱：『臣曾國藩叩謝天恩。』起行數步，跪於墊上。慈禧皇太后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對：『辦完了。』問：『勇都撤完了。』對：『都撤完了。』問：『遣散幾多勇。』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尙三萬。』問：『何處人多。』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問：『撤得安靜。』對：『安靜。』問：『汝一路來可安靜。』對：『路上很安靜。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無事。』問：『汝出京多少年。』對：『臣出京十七年了。』問：『汝帶兵多少年。』對：『從前總是帶兵，這兩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問：『汝從前在禮部。』對：『臣前在禮部當差。』問：『在部幾年。』對：『四年。道光二十九年到禮部侍郎就任，咸豐二年出京。』問：『曾國荃是汝胞弟否。』對：『是臣胞弟。』問：『汝兄弟幾個。』對：『臣兄弟五個，有兩個在軍營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問：『汝從前在京直隸的事自然知道。』對：『直隸的事臣也曉得些。』問：『直隸甚是空虛，汝須好好練兵。』對：『臣的才力怕辦不好。』旋叩頭退出。十五日，辰初趨朝。已正叫起，六額駙帶領入養心殿東間，即叩頭奏稱：『臣曾國藩叩謝天恩。』起行數步，跪於墊上。皇太后問：『汝造了幾個輪船。』對：『造了一個。第二個現在方造未畢。』問：『有洋匠否。』對：『洋匠不過六七個，中國匠人甚多。』問：『洋匠是那國的。』對：『法國的，英國的也有。』問：『汝的病好了。』對：『好。』

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問：「汝喫藥否？」對：「也曾喫藥。」退出。十六日辰正趨朝，已正叫起。僧王之子伯玉帶領入見。進門即跪於墊上。皇太后問：「汝此次來帶將官否？」對：「帶了一個。」問：「叫甚麼名字？」對：「叫王衍慶。」問：「他是甚麼官？」對：「他是記名提督，是鮑超的部將。」問：「汝這些年見得好將官多否？」對：「好的倒也不少。隆阿就是極好的，有勇有謀，此人可惜了。鮑超也很好，勇多謀少。塔齊布甚好，死得太早。羅澤南是好的，楊岳斌也好。目下的將官就要算劉銘傳、劉松山。」（每說一名，伯玉在傍臺說一次。）皇太后問：「水師的將？」對：「水師現無良將，長江提督黃翼升尙好可用，但第二等人才。」問：「楊岳斌他是水師的將，陸路何如？」對：「楊岳斌長於水師，陸路調度差些。」問：「鮑超病好了否？他現在那裏？」對：「聽說病好了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問：「鮑超的舊部將撤了否？」對：「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人。九月間臣調直隸時，恐怕滋事，又將四千人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鮑超，尙可再招得的。」問：「汝幾時到任？」對：「臣離京多年，擬在京過年，朝賀元旦，正月再行到任。」問：「直隸空虛，地方是要緊的，汝須好好練兵，吏治也極廢弛，汝須認真整頓。」對：「臣也知直隸要緊，臣要去時，總是先講練兵，吏治也該整頓，但是臣的精神現在不好，不能多說話，不能多見屬員。這兩年在江南見屬員太少，臣心甚是抱愧。」太后說：「汝實心實力去辦。」伯玉又幫太后說：「直隸省現無軍務，去辦必好。」太后說：「有好將，儘管往那裏調。」對：「遵旨竭力去辦，但恐怕辦的不好。」太后說：「盡心竭力，沒有辦不好的。」又問：「汝此次走了多少日？」對：「十一月初四日啓行，走了四十日。」退出。十八日至內閣，到大學士任。先至誥勅房更衣，在公案一坐。次至滿本房公案一坐。次至大堂一坐。橫列六案，滿東三案，漢西三案，公在西之第一案一坐。書稿二件，侍讀中書等數十人來。三指公答揖，旋至翰林院到任。先在典籍廳更衣，次至昌黎廟大堂一坐，次至聖廟行禮。次至典籍廳更衣。次至昌黎廟行禮，次至清祕堂一坐。學士編檢等，以次來三揖，公答揖，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寅初一刻趨朝。卯初一刻，至景運門，旋過隆宗門，捧慶賀皇太后表文進，至慈寧門之東階，案上內監接入。同事者開學宋晉從內閣捧表禮，侍溫葆深，李鴻藻前引也。旋在工部朝房等候。辰初，隨同皇上行慶賀皇太后禮。皇上在慈寧門行禮，一二品大臣在長信門外行禮，畢至太和殿。辰正，皇上升殿受賀。公與大學士朱鳳標在殿門正中外展表，太常寺司官宣讀表文。皇上退，諸大臣補行三跪九叩禮。十六日辰初，二刻趨朝。是日賜廷臣宴。午正，入乾清門內，由甬道至月臺，用布慢帳。臺之南，卽作戲臺之出入門。先在階下，東西排立大學士倭仁在殿上演禮。午正二刻，皇上出，奏樂升寶座。太監引大臣入左右門，東邊四席西向，倭仁首坐，二座文祥，三座寶鋆，四座全慶，五座戴齡，六座存城，七座崇綸，皆滿尙書也。西邊四席東向，公列首座，朱相次之，三座單懋謙，四座羅惇衍，五座萬青黎，六座董恂，七座譚廷襄，皆漢尙書也。桌高尺許，升墊叩首，旋即盤坐。每桌前有四高裝碗，如五供之狀，後八碗，亦雞鴨魚肉燕菜海參方餠山查糕之類。每人飯一碗，雜脰一碗，內有荷包蛋及粉條。唱戲三齣，皇上及各大臣喫飯菜畢，將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裝碗，太監八人輪流撤去。大臣前之菜，兩人擡出一桌，擡畢另進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計其數。大臣前之每桌果碟五，菜碟十，重奏樂，倭相起，衆皆起。倭相脫外褂，拏酒送爵，於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衆皆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領賜爵。退至殿中跪，太監易爵，另進杯酒。倭相小飲叩首，衆大臣皆叩首。旋各賜酒一杯，又唱戲三齣，各賜嫺茶一碗，湯圓一碗，山茶飲一碗。每賜皆在墊上叩首。旋將賞物擡於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謝宴，謝賞，一跪三叩，依舊排立東西階下。皇上退，奏樂。蒙賞如意一柄，磁瓶一個，蟒袍一件，鼻烟一瓶，江綢袍褂料三付，各尙書之賞同一例也。十七日辰初二刻趨朝。是日請訓。午初召見皇太后，問：「汝定於何日起身出京？」對：「定於二十日起身出京。」問：「汝到直隸辦何事爲急？」對：「臣遵旨以練兵爲先，其次整頓吏治。」問：「汝打算練幾萬兵？」對：「臣擬練二萬人。」問：「還是兵多些，勇多些？」對：「現尙未定，大約勇多於兵。」問：「劉銘傳之勇現紮何處？」對：「紮在山東境內張秋地方，那一軍有一萬一千餘人，此外尙須練

一萬人，或就直隸之六軍增練，或另募北勇練之。俟臣到任後察看，再行奏明辦理。」問：「直隸地方也不乾淨，聞尚有些伏莽。」對：「直隸山東交界，本有梟匪。又加降捻游匪，處處皆有伏莽，總須練兵，可彈壓得住。」問：「近本外省督撫也說及防海的事否？」對：「近來因長毛捻子鬧了多年，就把海防的事都看鬆些。」問：「這是一件大事。」對：「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仗，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問：「也就靠你們替我辦一辦。」對：「臣盡心竭力去辦，凡有所知，隨時奏明請示。」問：「直隸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曉得。」對：「一路打聽，到京又問人，也就曉得些屬員全無畏懼。臣到任後，不能不多參幾人。」問：「百姓也苦得很！」對：「百姓也甚苦，年歲也不好。」問：「你要的幾箇人是跟你久了的？」對：「跟隨臣多年了。」太后願帶見之，惠郡王云：「叫他跪安起身。」走數步，就跪奏云：「臣會國藩跪請聖安。」退出。二十日，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堤工。二十七日，抵保定。省垣二月初二日，接篆視事。三月初五日，刊發直隸清訟事宜十條。四月初六日，驗收河工。初八日，回署。公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法，仍須戶部籌餉，然後營務方有起色。」奉旨報可。二十三日，永定河復決，公自請議處。十月初十日，公出省驗收河工。二十三日，回署。十二月，公疏稱：「畿南各屬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爲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錢十萬串，解至大名豫備散放。」年終恩賞如例。



# 序

夫用兵之道，千變萬化，有天時，有地理，天時順矣，地理得矣，而敵有堅脆，軍有強弱，敵脆矣，軍強矣，而餽運之濟否，器械之精否，亦皆爲至重之事。是故自孫吳而降，代有兵書，而無一可完全脗合者，職是之故。春秋時以車戰，虜瑄行之而喪師，周文以仁勝，宋襄襲之而傷股，其用則同，而所以爲用者則大異也。趙括熟讀父書而敗於長平，卽其明徵。况當今之世，飛機行而地失其守，戰艦盛而水失其利，槍砲用而干戈兵革失其用，其戰術日新月異，凡將士參謀之持籌握算者，往往不在前鋒之戰場，而在科學之化驗室，不在臨時之指揮，而在平日之政治。故謀而後動，算無遺策。若不察乎此，徒取古人之兵書戰術而盲從之，則其僨事也，不待決戰而可卜矣。雖然，天下無百戰百勝之兵，而有百折不撓之氣，其氣維何臨之以忠貞，鍛之以體魄，鍊之以筋骨，示之以儉朴，教之以仁智，養之以道義，則一旦有事，自可萬衆一心，效死勿貳，敵縱堅強，亦難得志，蓋必如是，而後人才可出，士氣可作，進不畏死，退不失度，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兼智仁勇三者而一之，故縱遇堅甲利兵，而亦不挫其銳氣，不失其本分，不然者，將而不善，則以兵與敵，兵而不善，則以器與敵，雖有百萬之師，堅利之械，亦適足藉寇兵而齎盜糧耳。清代湘鄉曾國藩以一縣之團練，起而與占有十三省之太平軍抗，轉輾萬里，所向無前，卒定中原，是豈兵之有以異乎人哉！抑器械之果足以優於敵哉？亦曰善治其本，足以養其百折不撓之氣而已。曾氏既成功，因輯其平日治兵之方，彙爲一書，曰治兵語錄，凡選將之道，用人之方，以及平日訓練教養之端，無一不備。此誠百年不易之道，足以致果殺敵，無間乎古今中外也。周雲君取蔡松坡評本，以新式標點爲之句讀，刊以問世。嗚呼！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今日之兵事，亟矣，擁百萬之衆，而日蹙百里，其故異安在哉？治兵者苟注意及此，用其法則，師其教訓，則庶其有馮也乎？予之序此，感不絕於心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日春暉閣主

曾文正公治兵語錄

序

一

曾文正公治兵語錄目次

一	將材	一
二	用人	二
三	尙志	三
四	誠實	五
五	勇毅	七
六	嚴明	九
七	公明	一〇
八	仁愛	一二
九	勤勞	一三
十	和輯	一五
十一	兵機	一六
十二	戰守	一八

# 曾文正公治兵語錄

## 一 將材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悅服；不勤，則營務鉅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効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帶兵之道，勤廉恕明，缺一不可。（以上曾語）（一）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錢附，利盡則冷落，獸散。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普，有効有不効，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吾用，且觀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剿土匪，而不宜於當大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以上曾語）（二）

儉以養廉，直而能忍。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

（以上曾語）（三）

古人論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取義至精，責望至嚴。西人之論將，輒曰：『天才。』析而言之，則曰天所特賦之智與勇，而會胡兩公之所同唱者，則以爲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爲前提，尤爲扼要探本之論，亦卽現身之說法。咸同之際，粵寇蹂躪十餘省，東南半壁淪陷殆盡，兩公均一介書生，出身詞林，一清宦，一僚吏，其於兵事一端，素未夢見，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乃爲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遂使其可能性發展於絕頂武功爛然，澤被海內。按其功事言論，足與古今名將相頡頏，而毫無遜色。得非精誠所感，金石爲開者歟？苟會胡之良心血性，而無異於常人也，充其所至，不過爲一顯官，否則亦不過簿有時譽之著書家，隨風塵以歿，卒已耳，復何能崛起行間，削平大難，建不世之偉績也哉？（以上蔡松坡評語）

## 二 用人

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

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詞，初非預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遠抱，無施數罟以失鉅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

求入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蜘蛛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人可及其餘，大抵人材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益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一寫出，不能身到。

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以上曾語）（四）

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之人，則幾矣！

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以上曾語）（五）

曾謂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稟陶裁成之術，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顯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已。竊謂人才隨風氣為轉移，居上位者有轉移風氣之責（所指範圍甚廣，非僅謂居高位之一二人言。如官長居目兵之上位，中級官居次級官之上位也。）

因勢而利導，對病而下藥，風氣雖敗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國社會風氣敗壞極矣，因而感染至於軍隊，以故人才消乏，不能舉練兵之實績。頽波浩浩，不知所屆，惟在多數同心共德之君子，相與握挈維繫，激盪挑撥，障狂瀾使西倒，俾善者日趨於善，不善者亦潛移默化，則人皆可用矣。（以上蔡松坡評語）

### 三 尙志

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貧饑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謂浩歎

者也！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髓血澗之中，冀其寒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一有補。不然，但就時局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以也。

胸懷廣大，須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

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共守之，無使吾

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與人以易關；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常輕於一發。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効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以上會語）（六）

凡人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爲大幸！

舍命報國，側身修行。

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以上會語）（七）

右列各節，語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節之不振也。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劇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吾

儕自磨軍職，非大發志願，以救國爲目的，以死爲歸屬，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須以耿耿精忠之心，獻之骨嶽血淵之間，毫不返顧。始能有濟果能拿定主見，百折不磨，則千災百難，不難迎刃而解。若吾輩將校，則以躋高位，享厚祿，安福尊榮爲志，目兵則以希虛譽，得餉糈爲志。曾胡兩公必痛哭於九原矣。（以上蔡松坡評語）

#### 四 誠實

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人必虛中，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着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着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着於讀書也。一有着，則私也；靈明無着，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輾轉，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將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之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

楚軍水陸師有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血心必減一分。

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碎，真意蕩然。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應切戒之！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

今日所說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軍事是極質之事，二十三吏除班馬而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

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

取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諒。

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於辦事結實，敦樸之氣，未盡澆散。若奏報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梓桑之風氣。

自古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卽纖悉之事，嘲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祇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旣已通和講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喫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屈撓之節，臨財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况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似迂遠而不切於事。

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無形。(以上曾語)(八)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難，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遠鄉，而無所顧悻。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載而堪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以上曾語)(九)

吾國人心，斷送於僞之一字。吾國人心之僞，足以斷送國家及其種族而有餘。上以僞驅下，下以僞事上，同輩以僞交，訓至習慣於僞，祇知僞之利，不知僞之害矣。人性本善，何樂於僞？惟以非僞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趨於僞之一途。僞者人固莫恥其爲僞，誠者羣亦莫知其爲誠；且轉相疑駭。於是由僞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則無數惡德從之俱生。舉所謂倫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顧。嗚呼！僞之爲害烈矣！軍隊之爲用，全恃萬衆一心，同袍無間，不容有絲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誠字爲之貫串，爲之維繫。否則如一盤散沙，必將不戢自焚。社會以僞相尙，其禍伏而緩；軍隊以僞相尙，其禍彰而速且烈。吾輩既充軍人，則將僞之一字，排斥之不遺餘力，將此種性根拔除淨盡，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爲將，乃可以當兵。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僞，惟實可以破天之虛。李廣疑石爲虎，射之沒羽，荆軻赴秦，長虹貫日，精誠之所致也。(以上蔡松坡評語)

## 五 勇毅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矜矜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靈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較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國藩昔在江西湖南，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天命；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騷擾；二曰稟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如舟行，遇大風暴，祇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

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以上曾語）

道微俗薄，舉世方尙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効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

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太易，亦是一弊。（以上曾語）

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

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憤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憤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憤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憤有恆，而強之有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容氣勝人，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日憚一日，以求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千萬忍耐！忍耐千萬！『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爲然，卽凡事亦莫不然。

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練英雄，使予大有長進乎？諺云：『喫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齧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

予當此百端拂逆之時，亦祇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以上曾語二十二）

勇有狹義的，廣義的，及急遽的，持續的之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臨難不苟，義不反顧。』此狹義的急遽的者也。『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廣義的持續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謂『小勇』，後者所謂『大勇』，所謂『浩然之氣』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謂勇而毅也。軍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須於『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挾一往無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氣，毀譽榮辱死生皆可不必計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無數之小勇，則其爲力也厚，爲効也廣。至於級居下僚（將校以至目兵），則應以勇爲惟一之天性，以各盡其所職，不獨勇於戰陣也，卽平日一切職務，不宜稍示怯弱，以貽軍人之羞，世所謂無名之英雄者，吾輩是也。（以上蔡松坡評語）

## 六 嚴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

救浮華者莫如質積斲之後，振之以猛。

曾文正公治兵語錄 嚴明

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剝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爲簡汰，以剝其腐肉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肉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性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爲將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煦也。

立法不難，行法爲難。凡立一法，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臨別，深言禦下宜嚴，治事宜深。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傍燭，則嚴不中禮耳。

呂蒙誅取鎧之人，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無以警衆耳。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將相距遙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少必濟。」反是乃敗道耳。（頁上曾語）十三

治軍之要，尤在賞罰嚴明。煦煦爲仁，足以墮軍紀而誤國事。此盡人所皆知者。近年軍隊風氣，紀綱大弛。賞罰之寬嚴，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圖見好，或故爲苛罰以示威。以愛憎爲喜怒，憑喜怒以決賞罰。於是賞不知感，罰不知畏。此中消息，由於人心之澆澆者居其半，而由於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當此沓泄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威立然後知感。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其時矣。是望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無稍餒，則軍事其有豸乎。（以上蔡松坡評語）

## 七 公明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帥。猶東家之錢銀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

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頽風，深爲愧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原之所以憤慨沈世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同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消，而幾不能自立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揆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責。顧亭林先生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大抵治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嗜賤，則爲小人。故羣毀羣譽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營哨官之權過輕，則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者，則無其事也。此中消息，應默察之。而默挽之，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以上會語）（十四）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

當退讓以守其雌。知學問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以上曾語之十四）

文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爲職，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判別其爲君子爲小人。雖屬有感而發，持論至爲正當，並非憤激之說。用人之當否，視乎知人之明昧；辦事之才不才，視乎曉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則不能用，不曉事則何能辦事？君子小人之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爲斷。苟所用之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貽誤大局，縱曰其心無他，究難爲之寬恕者也。

昔賢於用人之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薦左中棠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廢舉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用人講資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講資格，尤未足以激揚清濁。賞不必功，惠不必勞，舉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賢而昨劣，或今辱而昨榮。揚之則舉之九天之上，抑之則置之九淵之下。得之者不爲善，失之者不爲歉。所稱爲操縱人才策勵士氣之具，其効力竟以全失。欲圖挽回補救，其權操之自上，非吾儕所得與聞。惟吾人職居將校，在一小部分內，於用人一端，亦非絕無幾希之權力。既有此權，自應於用人惟賢，循名核實之義，特加之意，能於一小部分有所裨補，亦足心安理得。（以上蔡松坡評語）

## 八 仁愛

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

之不可治哉？

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烟而壞身體。箇箇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愛民爲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以上會語）（十五）

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語，最爲慈仁貼切。以此存心，則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父兄之待子弟，慮其愚蒙無知也，則教之誨之；慮其飢寒苦痛也，則愛之護之；慮其放蕩無行也，則懲責之；慮其不克發達也，則培養之。無論爲寬爲嚴，爲愛爲憎，爲好爲惡，爲賞爲罰，均出之以至誠無僞，行之以至公無私，如此則弁兵愛戴長上，亦必如子弟愛其父兄矣。

軍人以軍營爲第二家庭，此言殊親切有味。然實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較之固有之家庭，其關係之密切，殆將過之。何以故？長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師友，其約束督責愛護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對長上也，其恪恭將事，與子弟之對於師友父兄，殆無異耳。及其同蒞戰役也，同患難，共死生，休戚無不相關，利害靡不與其。且一經從戎，由常備而續備，由續備而後備，其間年月正長，不能脫軍籍之關係。有一戰事，卽須荷戈以出，爲國宣勞，此以情言之耳。國爲家之集合體，衛國亦所以衛家，軍人爲衛國團體之中堅，則應視此第二家庭爲重，此以義言之耳。

古今名將用兵，莫不以安民愛民爲本。蓋用兵原爲安民，若擾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餉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擾害行師地方，仰給於民者，豈止一端？休養軍隊，探辦糧秣，徵發夫役，探訪敵情，帶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於民，而報其反抗，是自困也。卽於與師外國，亦不可以無端之禍亂，加之無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讟。仁師義旅，決不出此，此海陸戰條約所以嚴擄掠之禁也。（以上蔡松坡評語）

## 九 勤勞

曾文正公治兵語錄

勤勞

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鷄伏卵，如鑪練丹，未可須臾稍離。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弛則百事懶矣。

治軍之道，以勤爲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治軍以勤字爲先，由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耐飢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始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

每日應辦之事，積攔過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幾積壓較少。

養生之道，莫大於懲忿窒慾，多動少食。（以上曾語）（十六）

耐冷耐苦，耐勞耐悶。

立法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行之，且常常行之。應事接物時，常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而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不輕進，不輕退。

習勞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

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宜勤國事之處無多，更宜勤誠以圖之。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暨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筮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法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用兵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之最甚。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以上曾語）  
七

戰爭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間；或馳驅酷暑惡瘴之鄉。或趁雨雪露營，或晝夜趨程行軍。寒不得衣，飢不得食，渴不得水。槍林彈雨之中，血肉橫飛，極人世所不見之慘，受恆人所不經之苦。其精神，其力體，非於平時養之有素，練之有恆，豈能堪此？練兵之主旨，以能効命於疆場爲歸屬。欲其効命於疆場，尤宜於平時，竭盡手段以修養其精神，鍛鍊其體魄，嫻熟其技藝。臨事之際，乃能有恃以不恐。故習勞忍苦，爲治軍之第一要義。而馭兵之道，亦以使之勞苦爲不二法門。蓋人性似猴，喜動不喜靜，宜勞不宜逸，勞則思，逸則淫。閑居無所事事，則爲不善，此常人恆態。聚數百千血氣，方剛之少年於一團，苟無所以範其心志，勞其體膚，其不踰閑蕩檢，潰隄出防之外者，烏可得耶？（以上蔡松坡評語）

## 十 和輯

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敗國亡家，喪身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二端，

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者也。

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齟齬，則營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唇舌自省矣。

敬以恃躬，怒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鉅細，皆不敢忽。怒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

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以上曾語）（十八）

沅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亦恐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雪謂彭雪琴，即彭玉麟也。沅爲曾沅甫，即曾國荃也。）（以上曾語）（十九）

古人相處，有慎爭公庭而言歡私室；有交關於平昔，而救助於疆場；蓋不以公而廢私，復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不同如其面，萬難強之使同，驅之相合，則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難免。惟於公私之界，分得清，認得明，使之劃然兩途，不相混擾，則善矣。髮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將因爭意氣而致敗績者，不一而足。故老相傳，言之鑿鑿。從前握兵符者，多起自行間，罔知大體，動以意氣用事，無怪其然。今後一有戰役，用兵必在數十萬以上，三十數鎮之師，情誼夙不相孚，言語亦多隔閡，統馭調度之難，蓋可相見。苟非共矢忠誠，無猜無貳，或難免不蹈既往之覆轍。欲求和衷共濟，則惟有恪遵先哲遺言，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獨居，乃可以言破敵。（以上蔡松坡評語）

## 十一 兵機

前此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慮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湖南，等於遼東自詡之豕，仍同灞上見戲之軍。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必死之心，士卒無生還之氣，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感，不宜歡欣，亦明矣。

此次由楚省招兵東下，必須選百鍊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成行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縱能速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見總須戰艦二百號，又補以民船載七八百，大小礮千餘位，水軍四千，陸軍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爲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啞。

夫戰，勇氣也。再而衰，三而竭。圍藩於此數語，常常體念。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營之破偃陽，氣已竭而後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遽下，而畜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斃。此善於用氣者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故余治兵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悚懼者，其後常得大勝。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兢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則羽毛未豐，亦似難以飛高。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

以擬之。若僅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恐未必不終剗折。且聚數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弱』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大計，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繼否言之。

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敗。

懸軍深入而無後繼，這用兵大忌。

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全士氣為主。孤軍無助，糧餉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以上曾語)(二十)

凡危急之時，祇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

凡用兵須蓄不竭之氣，留之餘力。(以上曾語)(二十一)

曾胡之論兵，極主主客之說。謂『守者為主，攻者為客；主逸而客勞，主勝而客敗。』尤戒攻堅圍城，其說與普法戰爭前法國兵學家所主張者殆同。(其時俄土兩國亦盛行此說。)其論出師前之準備，宜十分周到，謂『一不精，不可輕出，勢力不厚，不可成行。』與近今之動員準備，用意相合。其『以全軍破敵為上，不得土地城池為意』所見尤為精到卓越，與東西各國兵學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轍。『臨陣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語，尤足以賅括戰術戰略之精妙處。臨陣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軍，及散兵援隊預備隊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戰略上之聚中展開，及戰術上之開進等是也。所論諸端，皆從實行後經驗中得來，與近世各國兵家所論若合符節。吾思先賢，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以上蔡松坡評語)

## 十二 戰守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每喜為主，不喜作客。休戚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

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實，地勢不審，敵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應研究此兩層，或我尋敵，先發制人；或敵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出隊。

師行所至之處，必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敵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敵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日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敵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夕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兵，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

用兵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大河爲難，即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渡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

陸路打勝仗，全在頭敵，若頭敵站脚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擠退。（以上曾語）（二二）

右揭戰守之法，意括而言。曰攻戰，曰守戰，曰遭遇戰，曰局地戰，以及防邊之策，攻城之術，無不獨具卓識，得其要訣。雖以近世戰術之日新月異，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論夜間宿營，亦須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計。則防禦之緊嚴，立意之穩健，尤爲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時戰爭兩方，多爲不規則之混戰，來去飄倏，不可端倪，故紮營務求堅固以防侵襲。）

曾胡論兵，極重主客之見，祇知守則爲主之利，不知守反爲客之害。蓋因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制之師，精練

之卒，且其人數常倍於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發達。又無騎礮兩兵之編制，耳目不靈，攻擊力復甚薄弱，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攻擊精神，未由奮興，故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蓋亦因時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兩大戰役以後，環球之耳目一新，攻擊之利，昭然若揭。各國兵學家，舉凡戰略戰術，皆極端的主張攻擊，苟非兵力較弱，或地勢敵情有特別之關係，無復有以防守爲計者矣。然戰略戰術，須因時以制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事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勢固也，必須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軍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勝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貿然以取攻勢，卽曾公所稱徒先發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戰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爲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軍貨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後，陷於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軍以交通線僅持一單軌鐵道，逆輸不繼，遂屢爲優勢之日軍所制。雖迭經試取攻勢，終歸無效。以吾國軍隊現勢論，其數則有二十餘鎮之多，然續備後備之制，尙未實行。每鎮臨戰，至多不過得戰兵五千，須有兵力三鎮以上，方足與他一鎮之兵力相抗衡，且一有傷亡，無從補充，是兵力一層，決難如鄰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國軍隊，能否說到『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自能辨之。他日與強鄰一相角，逐能否放一割之用，似又難作僥倖萬一之想。至於軍資交通兩端，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將取戰略戰術上最有利益之攻勢，烏可得耶？鄙意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爲孤注一擲之舉，不如採用波亞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爲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爲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除之。昔俄人之蹙拿破崙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鑑也。（以上蔡松坡評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曾文正公  
大事記  
治兵語錄

標點者 周 雲

出版者 大遼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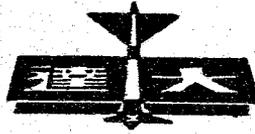
發行所 大遼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17221

(2)



30  
25.2